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4n0211

法句譬喻經

晉世 法炬共法立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無常品
  - 2 教學品
  - 2 護戒品
  - 3 多聞品
  - 4 篤信品
  - 5 戒慎品
  - 6 惟念品
  - 7 慈仁品
  - 8 言語品
  - 9 雙要品
  - 10 放逸品
  - 11 心意品
  - 12 華香品
  - 13 愚闇品
  - 14 明哲品
  - 15 羅漢品
  - 16 述千品
  - 17 惡行品
  - 18 刀仗品
  - 19 喻老耄品
  - 20 愛身品
  - 21 世俗品
  - 22 述佛品
  - 23 安寧品
  - 24 好喜品
  - 25 忿怒品
  - 26 塵垢品
  - 27 奉持品
  - 28 道行品
  - 29 廣衍品
  - 30 地獄品
  - 31 象品

    - 32 愛欲品
    - 33 利養品
    - 34 沙門品
    - 35 梵志品
    - 36 泥洹品
    - 37 生死品
    - 38 道利品
    - 39 吉祥品
- 卷目次
    - 001
    - 002
    - 003
    - 004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211
法句譬喻經卷第一

晉世沙門法炬共法立譯

無常品第一

昔者天帝釋五德離身，自知命盡當下生世間，在陶作家受驢胞胎。何謂五德？一者身上光滅，二者頭上華萎，三者不樂本坐，四者腋下汗臭，五者塵土著身。以此五事自知福盡，甚大愁憂。自念三界之中，濟人苦厄唯有佛耳，於是奔馳往到佛所。時佛在耆闍崛山石室中，坐禪入普濟三昧。天帝見佛，稽首作禮伏地，至心三自歸命佛法聖眾，未起之間其命忽出，便至陶家驢母腹中作子。時驢自解走瓦坏間破壞坏器，其主打之，尋時傷胎，其神即還入故身中，五德還備復為天帝。佛三昧覺，讚言：「善哉天帝！能於殞命之際歸命三尊，罪對已畢，不更勤苦。」
爾時世尊以偈頌曰：

「所行非常，　謂興衰法，　夫生輒死，
此滅為樂。　譬如陶家，　埏埴作器，
一切要壞，　人命亦然。」

帝釋聞偈，知無常之要，達罪福之變，解興衰之本，遵寂滅之行，歡喜奉受得須陀洹道。
昔佛在舍衛國精舍中，為諸天人龍鬼說法。時國王波斯匿大夫人，年過九十卒得重病，醫藥望差遂便喪亡。王及國臣如法葬送，遷神墳墓。葬送畢訖，還過佛所，脫服跣韝前禮佛足。佛命令坐而問之曰：「王所從來衣麤形異，何所施為也？」王稽首曰：「國大夫人年過九十間得重病，奄便喪亡，遣送靈柩遷葬墳墓，今始來還過覲聖尊。」佛告王曰：「自古至今大畏有四：生則老枯病無光澤，死則神去親屬別離，是謂為四。不與人期，萬物無常難得久居，一日過去；人命亦然，如五河流晝夜無息，人命駛疾亦復如是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如河駛流，　往而不反，　人命如是，
逝者不還。」

佛告大王：「世皆有是，無長存者，皆當歸死，無有脫者。往昔國王、諸佛真人、五通仙士，亦皆過去，無能住者，空為悲感以殞軀形。夫為孝子哀愍亡者，為福為德以歸流之，福祐往追如餉遠人。」

佛說是時，王及群臣莫不歡喜，忘憂除患，諸來一切皆得道迹。

昔佛在羅閱祇竹園中，與諸弟子入城受請，說法畢訖，晡時出城。道逢一人驅大群牛放還入城，肥飽跳騰轉相觸觸。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譬人操杖，　行牧食牛，　老死猶然，
亦養命去。　千百非一，　族姓男女，
貯聚財產，　無不衰喪。　生者日夜，
命自攻削，　壽之消盡，　如[榮- 木+巾] 霽水。」

佛到竹林洗足却坐，阿難即前稽首問言：「世尊！向者道中說此三偈，不審其義？願蒙開化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汝見有人驅放群牛不？」「唯然見之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此屠家群牛，本有千頭，屠兒日日遣人出城，求好水草養令肥長，擇取肥者日牽殺之。殺之死者過半，而餘者不覺，方相觝觸跳騰鳴吼，傷其無智故說偈耳。」佛語阿難：「何但此牛？世人亦爾。計於吾我不知非常，饕餮五欲養育其身，快心極意更相殘賊，無常宿對卒至無期，曚曚不覺，何異於此也？」

時坐中有貪養比丘二百人，聞法自勵，逮六神通，得阿羅漢。眾坐悲喜，為佛作禮。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為諸弟子說法。時有梵志女，年十四五，端正聰辯，父甚憐愛，卒得重病即便喪亡，田有熟麥為野火所燒，梵志得此憂惱愁憒失意恍惚，譬如狂人不能自解。傳聞人說佛為大聖、天人之師，演說經道忘憂除患。於是梵志往到佛所，作禮長跪白佛言：「素少子息，唯有一女，愛以忘憂，卒得重病捨我喪亡，天性悼愍，情不自勝。唯願世尊垂神開化，釋我憂結。」佛告梵志：「世有四事，不可得久。何謂為四？一者有常必無常，二者富貴必貧賤，三者合會必別離，四者強健必當死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常者皆盡，　高者必墮，　合會有離，
生者有死。」

梵志聞偈心即開解，願作比丘，鬚髮自墮即成比丘，重惟非常得羅漢道。

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。時城內有婬女人，名曰蓮華，姿容端正國中無雙，大臣子弟莫不尋敬。爾時蓮華善心自生，欲棄世事作比丘尼，即詣山中就到佛所，未至中道有流泉水，蓮華飲水澡手，自見面像容色紅輝頭髮紺青，形貌方正挺特無比，心自悔曰：「人生於世形體如此，云何自棄行作沙門？且當順時快我私情。」念已便還。佛知蓮華應當化度，化作一婦人端正絕世，復勝蓮華數千萬倍，尋路逆來。蓮華見之心甚愛敬，即問化人：「從何所來？夫主兒子父兄中外皆在何許？云何獨行而無將從？」化人答言：「從城中來，欲還歸家，雖不相識寧可共還，到泉水上坐息共語不？」蓮華言：「善。」二人相將還到水上，陳意委曲。化人睡來枕蓮華膝眠，須臾之頃忽然命絕，膖脹臭爛腹潰蟲出，齒落髮墮肢體解散，蓮華見之心大驚怖。「云何好人忽便無常？此人尚爾，我豈久存？故當詣佛精進學道。」即至佛所，五體投地，作禮已訖，具以所見向佛說之。佛告蓮華：「人有四事不可恃怙。何謂為四？一者少壯會當歸老，二者強健會當歸死，三者六親聚歡娛樂會當別離，四者財寶積聚要當分散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老則色衰，　所病自壞，　形敗腐朽，
命終其然。　是身何用？　恒漏臭處，
為病所困，　有老死患。　嗜欲自恣，
非法是增，　不見聞變，　壽命無常。
非有子恃，　亦非父兄，　為死所迫，
無親可怙。」

蓮華聞法欣然解釋，觀身如化命不久停，唯有道德泥洹永安，即前白佛願為比丘尼。佛言：「善哉！」頭髮自墮，即成比丘尼，思惟止觀即得羅漢。諸在坐者聞佛所說，莫不歡喜。

昔佛在王舍城竹園中說法。時有梵志兄弟四人，各得五通，却後七日皆當命盡，自共議言：「五通之力，反覆天地、手捫日月、移山住流，靡所不能，寧當不能避此死對？」一人言：「吾入大海，上不出現、下不至底，正處其中，無常殺鬼安知我處？」一人言：「吾入須彌山中，還合其表令無際現，無常殺鬼安知吾處？」一人言：「吾當輕舉隱虛空中，無常殺鬼安知吾處？」一人言：「吾當藏入大市之中，無常殺鬼趣得一人，何必求吾也？」四人議訖相將辭王：「吾等壽算餘有七日，今欲逃命冀當得脫，還乃觀省唯願進

德。」於是別去，各到所在。七日期滿，各以命終，猶果熟落。市監白王：「有一梵志卒死市中。」王乃悟曰：「四人避對，一人已死，其餘三人豈得獨免？」王即嚴駕往至佛所，作禮却坐，王白佛言：「近有梵志兄弟四人，各獲五通，自知命盡皆共避之，不審今者皆能得脫不？」佛告大王：「人有四事，不可得離。何謂為四？一者在中陰中，不得不受生。二者已生，不得不受老。三者已老，不得不受病。四者已病，不得不受死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非空非海中，　非入山石間，
無有地方所，　脫之不受死。
是務是吾作，　當作令致是，
人為此躁擾，　履踐老死憂。
知此能自靜，　如是見生盡，
比丘厭魔兵，　從生死得度。」

王聞佛言歎曰：「善哉！誠如尊教，四人避對一人已死，祿命有分餘復然矣。」群臣從官莫不信受。

法句譬喻經教學品第二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。佛告諸比丘：「當勤修道除棄陰蓋，心明神定可免眾苦。」有一比丘志不明達，飽食入室閉房靜眠，愛身快意不觀非常，冥冥懈怠無復晝夜。却後七日其命將終，佛愍傷之，懼墮惡道，即入其室，彈指覺曰：

「咄起何為寐？　蝓螺蜂蠹類，
隱蔽以不淨，　迷惑計為身。
焉有被斫瘡，　心如嬰病痛，
遘于眾厄難，　而反為用眠？
思而不放逸，　為仁學仁迹，
從是無有憂，　常念自滅意。
正見學務增，　是為世間明，
所生福千倍，　終不墮惡道。」

比丘聞偈即便驚寤，見佛親誨加敬悚息，即起稽首為佛作禮。佛告比丘：「汝寧自識本宿命不？」比丘對曰：「陰蓋所覆，實不自識也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昔維衛佛時，汝曾出家，貪身利養，不念經

戒，飽食却眠不念非常，命終魂神生蝓蟲中，積五萬歲。壽盡復為螺蜂之蟲、樹中蠹蟲，各五萬歲。此四品蟲生長冥中，貪身愛命樂處幽隱，以冥為家不憙光明，一眠之時百歲乃覺，纏綿罪網不求出要。今始罪畢得為沙門，如何睡眠不知厭足？」於是比丘重聞宿緣，慚怖自責，五蓋雲除即得羅漢。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諸天人四輩說法。時有一年少比丘，為人頑愚質直踈野，未解道要，情意興盛思想於欲，陽氣隆盛不能自制，以此為惱不獲度世。坐自思惟：「有根斷者，然後清淨，可得道迹。」即至檀越家從之借斧，還房閉戶脫去衣服，坐木板上欲自斫陰。「正坐此陰令我勤苦，經歷生死無央數劫，三塗六趣皆由色欲，不斷此者無緣得道。」佛知其意愚癡乃爾，道從制心心是根源，不知當死自害墮罪長受苦痛。於是世尊往入其房，即問比丘：「欲作何等？」放斧著衣禮佛自陳：「學道日久未解法門，每坐禪定垂當得道為欲所蓋，陽氣隆盛意惑目冥，不覺天地。諦自責念事皆由此，是以借斧欲斷制之。」佛告比丘：「卿何愚癡不解道理？欲求道者先斷其癡然後制心，心者善惡之根源。欲斷根者先制其心，心定意解然後得道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學先斷母，　率君二臣，　廢諸營從，
是上道人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十二因緣以癡為本，癡者眾罪之源。智者眾行之本，先當斷癡然後意定。」佛說是已，比丘慚愧即自責言：「我為愚癡迷惑來久，不解古典使如此耳，今佛所說甚為妙哉！」內思正定安般守意，制心伏情杜閉諸欲，即得定意，在於佛前逮得應真。

昔佛在羅閱祇國靈鷲山中，為諸天人國王大臣說甘露法。有一比丘剛猛勇健，佛知其意，遣至山後鬼神谷中，令樹下坐數息求定，知息長短安般守意，斷求滅苦可得泥洹。比丘受教往至谷中欲坐定意，但聞山中鬼神語聲，不見其形但有音聲，悚息怖懼不能自寧，意欲悔還即自念言：「居家大富宗族，又強出家學道，獨見安處鬼神深山，既無伴侶又無行人，但有諸鬼數來怖人。」思惟如是，未去之間，於是世尊往到其邊，坐一樹下而問之曰：「汝獨在此將無怖懼耶？」比丘稽首白言：「初未曾入山在此實憂，須臾之間有一野象王來在邊，倚一樹臥心獨歡喜，遠離諸象一何快哉？」佛知象意告比丘曰：「汝寧知是象所由來不？」對曰：「不審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此象眷屬大小五百餘頭，厭患小象捨來至此倚樹而臥，自念得離恩愛牢獄一何快哉？象是畜生猶思閑靜，況汝捨家欲求度世，

方以獨自欲求伴侶？愚冥伴侶多所傷敗，獨住無對亦無謀議，寧獨修道不用愚伴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學無朋類，　不得善友，　寧獨守善，
不與愚偕。　樂戒學行，　奚用伴為？
獨善無憂，　如空野象。」

佛說是時，比丘意解，內思聖教即得應真；谷中鬼神亦皆聞解，為佛弟子受誓誡勅，不復侵民。佛與比丘共還精舍。

法句譬喻經護戒品第二

昔佛在舍衛國祇桓精舍，為諸天人宣演經法。時羅閱祇國有二新學比丘，欲往見佛。二國中間曠無人民，于時旱熱泉水枯竭，二人飢渴熱喝呼吸，故泉之中有升餘水，而有細蟲不可得飲。二人相對曰：「故從遠來欲望見佛，不圖今日沒命於此也。」一人言曰：「且當飲水以濟吾命，進前見佛，焉知其餘也。」一人答曰：「佛之明戒，仁慈為首，殘生自活見佛無益；寧守戒而死，不犯戒而生也。」一人即起極意快飲，於是進路。一人不飲遂致殞命，即生第二忉利天上，思惟自省即識宿命持戒不犯，今來生此。信哉福報其不遠矣。即持華香下到佛所，為佛作禮却住一面。其飲水者道路疲頓經日乃達，見佛神德至尊巍巍，稽首禮畢涕泣自陳：「我伴一人於彼命終，感其不達，願佛知之。」佛言：「吾已明矣。」佛以手指曰：「今此天人則汝伴也，全戒生天又先至矣。」於是世尊披胸示之。「汝觀我形，不奉我戒，雖云見我，我不見汝也；去我萬里奉行經戒，此人則為在我目前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學而多聞，　持戒不失，　兩世見譽，
所願者得；　學而寡聞，　持戒不完，
兩世受痛，　喪其本願。　夫學有二，
常親多聞，　安諦解義，　雖困不耶。」

於是比丘聞偈慚怖，稽首悔過嘿思所行。天人聞偈心意欣悅，逮得法眼，天人眾會莫不奉行。

法句譬喻經多聞品第三

昔舍衛國有一貧家，夫婦慳惡不信道德，佛愍其愚，現為貧凡沙門詣門分衛。時夫不在，其婦罵詈無有道理。沙門語曰：「吾為道士乞匄自居，不惡罵詈，唯望一食耳。」主人婦曰：「若汝立死食尚叵得，況今平健欲望我食？但稽留時節，不如早去。」於是沙門住立其前，戴眼抒氣便現死相，身體膖脹鼻口蟲出，腹潰腸爛不淨流漫。其婦見此恐怖失聲，棄而捨走。於是道人忽然捨去，去舍數里坐樹下息。其夫來歸道中見婦，怪其驚怖。其婦語夫：「有一沙門見怖如此。」夫大瞋怒，問為所在？婦曰：「已去，想亦未遠。」夫即執弓帶刀，尋迹往逐，張弓拔刀奔走直前欲斫道人。道人即化作琉璃小城以自圍遶，其人繞城數匝不能得入，即問道人：「何不開門？」道人曰：「欲使開門，棄汝弓刀。」其人自念：「當隨其語，若當得入手拳加之。」尋棄弓刀。門故不開，復語道人：「已棄弓刀，門何不開？」道人曰：「吾使汝棄心中惡意弓刀耳，非謂手中弓刀也。」於是其人心驚體悸：「道人神聖乃知我心。」即便叩頭悔過，稽首道人曰：「我有弊妻不識真人，使我興惡，願小垂慈莫便見捨，今欲將來勸令修道。」即起還歸。其妻問曰：「沙門所在？」其夫具說神變之德，「今者在彼，卿宜自往改悔滅罪。」於是夫妻至道人所，五體悔過願為弟子，長跪問曰：「道人神變聖達乃爾，有琉璃城堅固難踰，志明意定，永無憂患，行何道德致此神妙？」道人答曰：「吾博學無厭奉法不懈，精進持戒慧不放逸，緣是得道自致泥洹。」
於是道人因說偈言：

「多聞能持故，　奉法為垣牆，
精進難踰毀，　從是戒慧成。
多聞令志明，　已明智慧增，
智則博解義，　見義行法安。
多聞能除憂，　能以定為歡，
善說甘露法，　自致得泥洹。
聞為知法律，　解疑亦見正，
從聞捨非法，　行到不死處。」

道人說偈已，現佛光相，洪暉赫奕照曜天地。夫妻驚愕精神戰懼，改惡洗心頭腦打地，壞二十億惡，得須陀洹道。
昔佛在拘睒尼國美音精舍，與諸四輩廣說大法。有一梵志道士，智博通達眾經備舉無事不貫，貢高自譽天下無比，求敵而行，無敢應者。晝日執炬行城市中，人問之曰：「何以晝日執炬而行？」梵志答曰：「世皆愚冥目無所見，是以執炬以照之耳。觀察世間，無敢

言者。」佛知梵志宿福應度，而行貢高求勝名譽，不計無常自恃憍恣，如是當墮太山地獄，無央數劫求出甚難。佛即化作一賢者，居肆上坐，即呼梵志：「何為作此？」梵志答曰：「以眾人冥晝夜不見明，故執炬火而照之耳。」賢者重問梵志：「經中有四明法，為知之不？」對曰：「不審。何謂四明法？」「一者明於天文地理和調四時，二者明於星宿分別五行，三者明於治國綏化有方，四者明於將兵固而無失。卿為梵志，有此四明法以不？」梵志慚愧，棄炬叉手有不及心。佛知其意即還復身，光明炳然晃照天地，便持梵聲為梵志說偈言：

「若多少有聞，　自大以憍人，
是如盲執燭，　照彼不自明。」

佛說偈已告梵志曰：「冥中之甚無過於汝，而晝執炬行入大國，如卿所知何如一塵？」梵志聞之有慚愧色，即便叩頭願為弟子。佛即受之令作沙門，意解妄止即得應真。

昔舍衛國有大長者，名曰須達，得須陀洹。有親友長者名曰好施，不信佛道及諸醫術，時得重病痿頓著床。宗親知友皆就省問，勸令治病，至死不肯。答眾人言：「吾事日月忠孝君父，畢命於此終不改志。」須達語曰：「吾所事師號曰為佛，神德廣被見者得福，可試請來說經呪願，聽其所說言行進趣何如餘道，事之與不隨卿所志。以卿病久不時除差，勸卿請佛冀蒙其福。」好施曰：「佳。卿便為吾請佛及眾弟子。」須達即便請佛及僧，往詣其門。佛放光明內外通徹，長者見光欣然身輕。佛前就坐，慰問長者：「所病何如？昔事何神？作何療治？」長者白佛：「奉事日月君長先人，恭敬齋戒祈請萬端，得病經時未蒙恩祐，醫藥針灸居門所忌，經戒福德素所不知，先人以來守死於此。」佛告長者：「人生世間，橫死有三：有病不治為一橫死，治而不慎為二橫死，憍恣自用不達逆順為三橫死。如此病者，非日月天地先人君父所能除遣，當以明道隨時安濟。一者四大寒熱當須醫藥，二者眾邪惡鬼當須經戒，三者奉事賢聖矜濟窮厄。德感神祇福祐群生，以大智慧消去陰蓋，奉行如此現世安吉終無枉橫，戒慧清淨世世常安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事日為明故，　事父為恩故，
事君以力故，　聞故事道人。
人為命事竪，　欲勝依豪強，
法在智慧處，　福行世世明。

察友在為務，　別伴在急時，
觀妻在房樂，　欲知智在說。
為能師見道，　解疑令學明，
亦興清淨本，　能奉持法藏。
聞能今世利，　妻子昆弟友，
亦致後世福，　積聞成聖智。
能攝為解義，　解則戒不穿，
受法猗法者，　從是疾得安。
是能散憂恚，　亦除不祥衰，
欲得安隱吉，　當事多聞者。」

於是長者聞佛說法，心意疑結燿然雲除，良豎進療委心道德，四大安靜眾患消除，如飲甘露，中外怡懌身安心定，得須陀洹道，宗室國人莫不敬奉。

昔羅閱祇國南有大山，去城二百里，南土諸國路由此山。山道深邃，有五百賊依嶮劫人，後遂縱橫所害狼藉，眾賈被毒王路不通，國王追討不能擒獲。時佛在國哀愍群生，念彼賊輩不知罪福，世有如來而目不覩，法鼓日震而耳不聞。「吾不往度，如石沈淵。」化作一人著好衣服，乘馬帶劍手執弓矢，鞍勒嚴飾金銀莊校，以明月珠垂絡馬體，跨馬鳴絃往入山中。群賊見之以為成事，作賊積年未有此便，卵之投石與此何異？群賊齊頭住前圍繞，挽弓拔刀諍欲剝脫。於是化人舉弓一發，使五百賊各被一箭，以刀指擬各被一瘡，瘡重箭深即皆顛倒。五百群賊宛轉臥地叩頭歸降。「為是何神威力乃爾？乞蒙原赦以活微命，願時拔箭使瘡除愈，今者瘡痛不可堪忍。」化人答曰：「是瘡不痛、箭不為深，天下瘡重莫過於憂，殘害之甚莫過於愚。汝懷貪得之憂、殘殺之愚，刀瘡毒箭終不可愈。此二事者，根本深固，勇力壯士所不能拔。唯有經戒多聞慧義，以此明道療治心病，拔除憂愛愚癡貢高，制伏剛強豪富貪欲，積德學慧乃可得除，長獲安隱。」

於是化人即現佛身，相好挺特金顏英妙，即說偈言：

「斫瘡無過憂，　射箭無過愚，
是壯莫能拔，　唯從多聞除。
盲者從得眼，　闇者從得燭，
示導世間人，　如目將無目。
是故可捨癡，　離慢豪富樂，
務學事聞者，　是名積聚德。」

於是五百人見佛光相，重聞此偈，叩頭歸命剋心悔過，刀瘡毒箭自然除愈，歡喜心開即受五戒，國界安寧莫不歡喜。

法句譬喻經篤信品第四

昔者舍衛國東南有大江，水既深而廣，有五百餘家居在岸邊，未聞道德度世之行，習於剛強欺詐為務，貪利自恣快心極意。世尊常念其應度者當往度之，知此諸家福應當度，於是世尊往至水邊坐一樹下。村人見佛光相奇異，莫不驚肅，皆往禮敬，或拜或揖問訊起居。佛命令坐為說經法，眾人聞之而心不信，習於欺怠不信真言。佛便化作一人從江南來，足行水上正沒其踝，來至佛前稽首禮佛。眾人見之莫不驚怪，問化人曰：「吾等先人以來居此江邊，未曾聞人行水上者，卿是何人？有何道術履水不沒？願聞其意。」化人答曰：「吾是江南愚直之人，聞佛在此貪樂道德，至南岸邊不時得度。問彼岸人水為深淺？彼人見語：『水可齊踝，何不涉渡？』吾信其言，便爾來過，無他異術。」佛時讚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夫執信誠諦可度生死之淵，數里之江何足為奇？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信能渡淵，　攝為船師，　精進除苦，
慧到彼岸。　士有信行，　為聖所譽，
樂無為者，　一切縛解。　信乃得道，
法致滅度，　從聞得智，　所到有明。
信之與戒，　慧意能行，　健夫度慧，
從是脫淵。」

於是村人聞佛所說、見信之證，心開信堅，皆受五戒為清信士，明信日修法教普聞。
昔佛在世，時有大長者名修陀羅，財富無數信向道德，自誓常以臘月八日請佛及僧，終身子孫奉行不廢。長者亡時囑兒勿廢。兒名比羅陀，後日漸貧居無所有，臘月已至無有供辦，愁慼不樂。佛遣目連往問比羅陀：「汝父直月欲至，當設何計？」比羅陀答言：「亡父教令不敢違之，唯願世尊勿見忽棄也。八日中時廻光臨眄。」目連還白如是。比羅陀即將妻子至外家質取百兩金，還舍供辦，一切具足。佛與千二百五十眾僧，往詣其舍，坐畢行水下食，澡竟還於精舍。比羅陀歡喜不敢悔恨，其日夜半諸故藏中，自然寶物悉滿如故。比羅陀夫婦明旦見之，喜而且懼，懼官見問所從得此？夫妻共議當往問佛。尋到佛所具白如此。佛告比羅陀：「安意快用勿有疑

難，汝之履信不違父教，持戒慚愧沒命不二，聞施慧道七財滿具，福德所致非為災變。智者能行，不問男女所生之處，福應自然。」於是世尊，即說偈言：

「信財戒財，　慚愧亦財，　聞財施財，
慧為七財。　從信守戒，　常淨觀法，
慧而履行，　奉教不忘。　生有此財，
不問男女，　終已不貧，　賢者識真。」

比羅陀聞佛所說益加篤信，稽首佛足歡喜還家，具宣佛教誨其妻子，遂相承繼皆得道迹。

法句譬喻經戒慎品第五

昔波羅奈國有山，去城四五十里，有五沙門處山學道。晨旦出山人間乞食，食訖還山晚暮乃到，往還疲極不堪坐禪思惟正定，歷年如是不能得道。佛愍念之勞而無獲，化作一道人往到其所，問諸道人：「隱居修道得無勞倦？」諸沙門言：「吾等在此去城既遠，四大之身當須飲食，日日供給往還疲勞，經年歷歲勤苦竟已，晝日往返暮輒疲頓，不暇復得修道，為當正爾畢命而已。」道人語曰：「夫為道者，以戒為本攝心為行，賤形貴真捐棄軀命，食以支形守意正定，內學止觀滅意得道，養身順情安得免苦？願諸道人明日莫行，吾當供養，使諸道人休息一日。」時五沙門意大歡喜怪未曾有，安心定意不復憂行。明日日中，此化道人送食而來，食訖安和心意悒怕，於是化人為說偈言：

「比丘立戒，　守攝諸根，　食知自節，
寤意令應。　以戒降心，　守意正定，
內學止觀，　無忘正智。　明哲守戒，
內思正智，　行道如應，　自淨除苦。」

化道人說此偈已，顯現佛身光相之容，於是五沙門精神震疊，咸思惟戒，即得阿羅漢道。

法句譬喻經惟念品第六

昔佛在世時，弗加沙王與瓶沙王親友。弗加沙王未知佛道，作七寶華以遺瓶沙，瓶沙王得之轉奉上佛，白佛言：「弗加沙王與我為

友，遺我此華，今已上佛，願令彼王心開意解，見佛聞法奉敬聖眾。當以何物以報所遺？」佛告瓶沙：「寫十二因緣經，送持與之。彼王得經心必信解。」即寫經卷，別書文曰：「卿以寶華見遺，今以法華相上，詳思其義果報深美，到便誦習以同道味。」弗加沙王得經讀之，尋省反覆亘然信解，喟然嘆曰：「道化真妙精義安神，國榮五欲憂惱之元，累劫習迷始今乃寤，顧視流俗無可貪樂。」即召群臣國付太子，便自剃頭行作沙門，法服持鉢詣羅閱祇城外，在陶家窯中寄宿，明日當入城分衛，食訖當至佛所奉受經戒。佛以神通知弗加沙明日食時其命將終，故從遠來不得見佛，又不聞經甚可憐愍，於是世尊化作沙門，往至陶家欲求寄宿。陶家語曰：「向有一沙門在彼窯中，可往共止宿也。」把草入窯坐於一面，問弗加沙：「從何所來？師為是誰？以何因緣行作沙門？為見佛未？」弗加沙言：「吾未見佛，聞十二因緣便作沙門，明日入城乃分衛已，當往見佛耳。」化沙門言：「人命危脆朝夕有變，無常宿對卒至無期，但當觀身四大所由，合成散滅各還其本。思惟覺意空淨無想，專念三尊、布施戒德，能知無常見佛無異，方念明日種無益想。」
時化沙門即說偈言：

「夫人得善利，　乃來自歸佛，
是故當晝夜，　常念佛法眾。
己知自覺意，　是為佛弟子，
常當晝夜念，　佛與法及眾。
念身念非常，　念戒布施德，
空不願無想，　晝夜當念是。」

時化沙門在於窯中，為弗加沙說非常之要，弗加沙王思惟意定，即得阿那含道。佛知已解，為現佛身光明相好。弗加沙王驚喜踊躍，稽首作禮。佛重告之曰：「罪對無常，畢故莫恐。」弗加沙王言：「敬奉尊教。」忽然別去。明日食時，弗加沙王入城分衛，於城門中逢新產牸牛護犢，觝殺弗加沙王潰腹命終，即生阿那含天。佛遣諸弟子耶旬起塔，佛語諸弟子：「罪對之根不可不慎。」

法句譬喻經慈仁品第七

昔佛在羅閱祇，去國五百里有山，山中有一家，有百二十二人。生長山藪殺獵為業，衣皮食肉初不田作，奉事鬼神不識三尊。佛以聖明知其應度，往詣其家坐一樹下。男子行獵，唯有婦女在，見佛光

相明照天地，山中木石皆變金色，大小驚喜，知佛神人，皆往禮拜供施坐席。佛為諸母人說殺生之罪、行慈之福，恩愛一時會有離別。諸母人聞經歡喜，前白佛言：「山民貪害以肉為食，欲設微供，願當納受。」佛告諸母人：「諸佛之法不以肉食，吾已食來不須復辦。」因告之曰：「夫人生世所食無數，何以不作有益之食，而殘害群生以自濟活，死墮惡道損而無益？人食五穀，當愍眾生，蠕動之類莫不貪生，殺彼活己殃罪不朽，慈仁不殺世世無患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為仁不殺，　常能攝身，　是處不死，
所適無患。　不殺為仁，　慎言守心，
是處不死，　所適無患。　垂拱無為，
不害眾生，　無所嬈惱，　是應梵天。
常以慈哀，　淨如佛教，　知足知止，
是度生死。」

佛說偈已男子獵還，諸婦聽經不復行迎。其夫驚疑怪不如常，棄肉來歸謂有變故，至見諸婦皆坐佛前叉手聽經，瞋恚彀張欲圖毀佛。諸婦諫曰：「此是神人，勿興惡意也。」即各悔過為佛作禮。佛重為說不殺之福、殘害之罪。夫主意解長跪白佛：「吾等生長深山，以殺獵自居，罪過累積，當行何法得免重殃？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履仁行慈，　博愛濟眾，　有十一譽，
福常隨身。　臥安覺安，　不見惡夢，
天護人愛，　不毒不兵，　水火不喪，
所在得利，　死昇梵天，　是為十一。」

佛說偈已，男女大小百二十二人，歡欣信受皆奉持五戒。佛語瓶沙王：「給其田地賜與穀食。」仁化廣普國界安寧。
昔有大國王名和默，處在邊境未覩三尊聖妙之化，奉事梵志外道妖蠱，舉國奉邪，殺生祭祀以此為常。時王母病痿頓著床，使諸醫師不蒙湯藥，遣諸豎女所在請求，經年歷歲未得除差。更召國內諸婆羅門得二百人，請入令坐供設飲食而告之曰：「吾大夫人病困經久，不知何故乃使如此？卿等多智，明識相法天地星宿，有何不可具見告示？」諸婆羅門言：「星宿倒錯陰陽不調故使爾耳。」王曰：「作何方宜使得除愈？」婆羅門言：「當於城外平治淨處，郊祠四山日月星宿，當得百頭畜生，種種各異類，及一小兒，殺以祠

天。王自躬身將母至彼，跪拜請命，然後乃差。」王即供辦如其所言，驅人象馬牛羊百頭，隨道悲鳴震動天地，從東門出當就祭壇殺以祠天。世尊大慈普濟眾生，愍是國王頑愚之甚，云何興惡殺眾生命，欲救一人？於是世尊將從大眾往到其國，在城東門道路逢王及婆羅門輩，所驅畜生悲鳴而來。王遙見佛，如日初出如月盛滿，光相炳然照曜天地，人民見者莫不愛敬，所驅畜生祭餟之具，皆願求脫。王即前進下車却蓋，為佛作禮，叉手長跪問訊世尊。佛命令坐問欲所至？拱手答言：「國大夫人得病經久，良醫神祇無不周遍，今始欲行解謝星宿四山五嶽，為母請命冀蒙得差。」佛告大王：「善聽一言。欲得穀食當行耕種，欲得大富當行布施，欲得長命當行大慈，欲得智慧當行學問；行此四事，隨其所種還得其果。夫富貴之家，不貪貧賤之食，諸天以七寶為宮殿，衣食自然，豈當捨甘露之飡來食麤穢也？祠祀婬亂以邪為正，殺生求生去生道遠，殺害眾命欲救一人，安得如此？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人壽百歲，　勤事天下神，
象馬用祭祀，　不如行一慈。」

佛說偈時即放光明烈照天地，三塗八難莫不歡喜，各得其所。國王和默聞說妙法，又覩光明甚大歡喜，即得道迹；病母聞法，五情悅豫所患消除。二百梵志覩佛光相，重聞其言，慚愧悔過，願為弟子。佛盡受之，皆作沙門各得如願。王及大臣請佛供養一月乃去，以法治正國遂興隆。

法句譬喻經言語品第八

昔弗加沙王入羅閱祇城分衛，於城門中為新產牸牛所觝殺。牛主怖懅，賣牛轉與他人。其人牽牛欲飲之，牛從後復觝殺其主。其主有子，瞋恚取牛殺之，於市賣肉。有田舍人買取牛頭，貫擔持歸去舍里餘，坐樹下息，以牛頭掛樹枝上，須臾繩斷牛頭來下正墮人上，牛角刺人即時命終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。瓶沙王聞之，怪其如此，即與群臣行詣佛所，到作禮畢却坐王位，叉手白佛言：「大可怪！世尊！一頭牸牛而殺三人，將有變故？願聞其意。」佛告瓶沙王：「罪對有原，非適今也。」王曰：「願聞其由。」佛言：「往昔有賈客三人，到他國治生，寄住孤獨老母舍，應雇舍直，見老母孤獨，欺不欲與，伺老母不在，默聲捨去竟不與直。老母來歸不見賈客，即問比居，云皆已去。老母瞋恚，尋後追逐疲頓乃及，責索舍

直。三賈客逆罵詈言：『我前已相與，云何復索？』同聲共觝不肯與直。老母單弱不能奈何，懊惱呪誓語三賈客：『我今窮厄，何忍欺觝於我？願我後世所生之處，若當相值要當殺汝，正使得道終不相置也，殺汝乃休，不爾不止。』」佛語瓶沙王：「爾時老母者，今此牸牛是也；三賈客者，弗迦沙等三人為牛所觝殺者是也。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惡言罵詈，　憍陵蔑人，　興起是行，
疾怨茲生。　遜言順辭，　尊敬於人，
棄結忍惡，　疾怨自滅。　夫士之生，
斧在口中，　所以斬身，　由其惡言。」

佛說是時，瓶沙王官屬一切莫不恭肅，願崇善行，作禮而去。◎

◎法句譬喻經雙要品第九

昔舍衛國王名波斯匿，來至佛所，下車却蓋解劍脫履拱手直進，五體投地稽首足下長跪白佛：「願以來日於四街道施設微食，欲使國人知佛至尊，願令眾生遠鬼妖蠱，悉奉五戒以消國患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夫為國主宜有明導，率民以道求來世福。」王曰：「至真請退嚴辦。」手自為饌，身往奉迎佛與眾僧，俱至四衢。佛至就座，即行澡水手自斟酌。佛飯食畢，於四道頭為王說法，觀者無數。時有兩商人，一人念曰：「佛如帝王，弟子猶忠臣，佛陳明法，弟子誦宣，斯王明矣，知佛可尊屈意奉之。」一人念曰：「斯王愚哉！爾為國王將復何求？佛者若牛，弟子猶車，彼牛牽車東西南北，佛亦如是，子有何道而下意奉之？」二人俱去行三十里，亭宿沽酒共飲平論屬事。其善念者四王護之，其惡念者，太山鬼神令酒入腹如火燒身，出亭路臥宛轉轍中，晨商人車五百乘轢殺之焉。伴明日求之。見死已然，曰：「還國見疑殺人取物，去不義。」輕身委財逝。至他國，國王崩亡，無有大子，讖書云：「中土有微人當王斯土。」故王有神馬，任王必屈膝。即具嚴駕神馬印綬，行求國主，觀者數千。商人亦出，國太史曰：「彼有黃雲之蓋，斯王者氣也。」神馬屈膝舐商人足，群臣豫作香湯澡浴，拜為國王，於是遂處位聽省國事。深自思曰：「余無微善何緣獲此？必是佛恩使之然也。」即與群臣向舍衛國遙稽首曰：「賤人無德，蒙世尊慈恩得王此國，明日願與應真眾俱垂意顧斯，一時三月。」佛告阿難：「勅諸比丘，明日彼王請，皆當作變化，令彼國王人民歡喜。」各作神足往到彼國，皆次就座如法儼然，下食畢訖澡手，為王說法。

王曰：「吾本微人素無快德，何緣獲斯？」佛告王曰：「昔彼大王飯佛於四衢道，王心念言：『佛如國王，弟子猶臣下。』王種斯核，今自獲果。後一人云：『佛者若牛，弟子猶車。』彼人自種車轢之核，今在太山地獄為火車所轢。自獲其果，然非王勇健所能致矣，為善福隨為惡禍追，此為自作，非天龍鬼神所能與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心為法本，　心尊心使，　中心念惡，
即言即行，　罪苦自追，　車轢於轍。
心為法本，　心尊心使，　中心念善，
即言即行，　福樂自追，　如影隨形。」

佛說經偈已，王及臣民聽者無數，皆大歡喜，逮得法眼。
◎昔長者須達買太子園田，共造精舍奉上世尊，各請佛及僧供養一月，佛為二人廣陳明法，皆得道跡。太子祇陀歡喜還東宮，歎佛之德，作樂自娛。祇弟瑠璃，常在王邊，時王素服與諸近臣及後宮夫人，往詣佛所稽首禮畢，一心聽經，瑠璃在後典衛御座。時諸倭臣阿薩陀等，姦謀啟曰：「試著大王印綬，坐御座上，如似王不？」於是瑠璃即隨其言，被服昇座，諸倭臣等皆共拜賀：「正似大王！」「千載遭遇黎庶之願，豈使東宮[門@視][門@俞]於此？此之御座豈可昇而復下也？」即率所從貫甲拔劍，自就到祇洹精舍，斥徙大王不得還宮，與王官屬戰祇洹間，殺王近臣五百餘人。王與夫人播迸，晨夜至舍夷國，中道飢餓，王噉蘆菔腹脹而薨。於是瑠璃遂即專制，便拔劍入東宮斫殺兄祇。祇知無常，心不恐懼顏色不變，含笑熙怡甘心受刃，命未絕間，聞虛空中自然音樂聲迎其魂神。佛於祇洹即說偈言：

「造喜後喜，　行善兩喜，　彼喜惟歡，
見福心安。　今歡後歡，　為善兩歡，
厥為自祐，　受福悅豫。」

是時瑠璃王尋興兵眾伐舍夷國，殺害釋種道跡之人，殘暴無道五逆兼備。佛記瑠璃不孝不忠眾罪深重，却後七日當為地獄火所燒殺，又太史記記與佛同。王大怖懅即乘船入江。「吾今處水，火焉得來？」七日日中，有自然火從水中出，燒船覆沒，王亦被燒，恐怖毒熱忽然沈終。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造憂後憂，　行惡兩憂，　彼憂唯懼，
見罪心懅。　今悔後悔，　為惡兩悔，
厥為自殃，　受罪熱惱。」

佛說是已告諸比丘：「太子祇者，不貪榮位守死懷道，上生天上安樂自然；瑠璃王者，狂愚快意，死墮地獄受苦無數。一切世間豪貴貧賤，皆歸無常，無長存者。是以高士殞命全行，為精神寶。」佛說是時莫不信受。◎

◎昔耆闍崛山後有婆羅門七十餘家，宿福應度，佛到其村現道神化，眾人見佛光相巍巍莫不敬伏。佛坐樹下問諸梵志：「居此山中為幾何世？有何方業以自供給？」答曰：「居此以來三十餘世，田作畜牧以此為業。」又問：「奉脩何行求離生死？」答曰：「事日月水火，隨時祭祠。若有死者，大小聚會，唱生梵天以離生死。」佛語諸婆羅門：「夫田作畜牧祭祠日月水火唱叫生天，非是長存離生死法。極福無過二十八天，無有道慧還墮三塗；唯有出家修清淨志，履行寂義可得泥洹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以真為偽，　以偽為真，　是為邪計，
不得真利。　知真為真，　見偽為偽，
是為正計，　必得真利。　世皆有死，
三界無安，　諸天雖樂，　福盡亦喪。
觀諸世間，　無生不終，　欲離生死，
當行道真。」

七十婆羅門聞佛所說，欣然意解願作沙門。佛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墮，皆成沙門。佛與比丘共還精舍，至於中路，顧戀妻息各有退意，時遇天雨益懷憂慘。佛知其意，便於道邊化作數十間舍，入中避雨，而舍穿漏。佛因舍漏而說偈言：

「蓋屋不密，　天雨則漏，　意不惟行，
婬泆為穿。　蓋屋善密，　雨則不漏，
攝意惟行，　婬匿不生。」

七十沙門聞說此偈，雖強自進猶懷瞢瞢，雨止前行。地有故紙，佛告比丘取之，受教即取。佛問比丘：「以為何紙？」諸比丘白佛：「此裹香紙，今雖捐棄處香如故。」佛復前行，地有斷索，佛告比丘取之，受教即取。佛復問曰：「此何等索？」諸比丘白佛：「其

索腥臭，此繫魚之索。」佛語比丘：「夫物本淨，皆由因緣以興罪福，近賢明則道義隆，友愚闇則殃罪臻。譬彼紙索近香則香，繫魚則腥，漸染翫習各不自覺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鄙夫染人，　如近臭物，　漸迷習非，
不覺成惡。　賢夫染人，　如附香熏，
進智習善，　行成芳潔。」

七十沙門重聞此偈，知家欲為穢藪，妻子為桎梏，執信堅固。往至精舍，攝意惟行，得羅漢道。

法句譬喻經放逸品第十

昔佛在世，時有五百賈客從海中出，大持七寶還歸本國，經歷深山為惡鬼所迷不能得出，糧食乏盡窮頓困厄遂皆餓死，所齎寶貨散在山間。時有沙門在山中學，見其如此便起想念：「吾勤苦學道積已七年，不能得道又復貧窮無以自濟。此寶物無主，取之持歸用立門戶。」於是下山拾取寶物，藏著一處訖便出山，求呼兄弟負馱持歸。方到道半，佛念比丘應當得度，佛便化作一比丘尼，剃頭法服，庄面畫眉金銀瓔珞，隨谷入山。道逢沙門，頭面作禮問訊起居。道人呵比丘尼曰：「為道之法應得爾不？剃頭著法衣，云何復庄面畫眉瓔珞身體也？」比丘尼答曰：「沙門之法為應爾不？辭親學道山居靜志，云何復取非其財物，貪欲忘道快心放意？不計無常，生世如寄，罪報延長。」於是比丘尼為說偈言：

「比丘謹慎戒，　放逸多憂愆，
變諍小致大，　積惡入火焚。
守戒福致喜，　犯戒有懼心，
能斷三界漏，　此乃近涅槃。」

是時比丘尼說此偈已，為現佛身相好光明。沙門見之悚然毛豎，稽首佛足悔過自陳：「愚癡迷謬違犯正教，往而不返，其將奈何？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若前放逸，　後能自禁，　是照世間，
念定其宜。　過失為惡，　追覆以善，
是照世間，　念善其宜。　少壯捨家，

盛修佛教，　是照世間，　如月雲消。
人前為惡，　後止不犯，　是照世間，
如月雲消。」

於是比丘重聞此偈結解貪止，稽首佛足還到樹下，數息相隨止觀還淨，獲道果證成阿羅漢。

法句譬喻經心意品第十一

昔佛在世，時有一道人，在河邊樹下學道，十二年中貪想不除，走心散意但念六欲，目色耳聲鼻香口味身更心法，身靜意遊曾無寧息，十二年中不能得道。佛知可度，化作沙門往至其所，樹下共宿。須臾月明，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，復有一水狗飢行求食，與龜相逢便欲噉龜，龜縮其頭尾及其四脚藏於甲中，不能得噉。水狗小遠，復出頭足行步如故，不能奈何遂便得脫。於是道人問化沙門：「此龜有護命之鎧，水狗不能得其便。」化沙門答曰：「吾念世人不如此龜，不知無常放恣六情，外魔得便形壞神去，生死無端輪轉五道，苦惱百千皆意所造，宜自勉勵求滅度安。」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：

「有身不久，　皆當歸土，　形壞神去，
寄住何貪？　心豫造處，　往來無端，
念多邪僻，　自為招患。　是意自造，
非父母為，　可勉向正，　為福勿廻。
藏六如龜，　防意如城，　慧與魔戰，
勝則無患。」

於是比丘聞說此偈，貪斷望止，即得羅漢道。知化沙門是佛世尊，敬肅整服稽首佛足，天龍鬼神莫不歡喜。

法句譬喻經華香品第十二

昔佛在舍衛國，國東南海中有臺，臺上有華香樹，樹木清淨。有婆羅門女五百人，奉事異道意甚精進，不知有佛。於時諸女自相謂曰：「我等稟形生為女人，從少至老為三事所鑑不得自由，命又短促形如幻化當復死亡。不如共至華香臺上採取香華，精進持齋降屈梵天當從求願，願生梵天長壽不死，又得自在無有鑑忌，離諸罪對無復憂患。」即齎供具往至臺上，採取華香奉事梵天，一心持齋願

屈尊神。於是世尊見此諸女雖為俗齋，其心精進應可化度，即與大眾弟子菩薩天龍鬼神，飛昇虛空往至臺上坐於樹下。諸女歡喜，謂是梵天，自相慶慰得我所願矣。時一天人語諸女言：「此非梵天，是三界尊，號名為佛，度人無量。」於是諸女前至佛所，為佛作禮前白佛言：「我等多垢今為女人，求離鑑撿願生梵天。」佛言：「諸女！快得善利乃發此願。世有二事其報明審，為善受福、為惡受殃。世間之苦、天上之樂，有為之煩、無為之寂，誰能選擇取其真者？善哉諸女乃有明志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孰能擇地，　捨鑑取天，　誰說法句，
如擇善華。　學者擇地，　捨鑑取天，
善說法句，　能採德華。　知世坏喻，
幻法忽有，　斷魔華敷，　不現死生。
見身如沫，　幻法自然，　斷魔華敷，
不現死生。」

於是諸女聞佛此偈，願學真道為比丘尼，頭髮自墮法衣具足，思惟寂定即得羅漢道。阿難白佛言：「今此諸女素有何德。乃令世尊就而度之，一聞說法出家得道也？」佛告阿難：「昔迦葉佛時有大長者，財富無數，夫人婇女有五百人。其性妬惡門不妄開，夫人婇女欲往見佛，終不肯聽。後日國王請諸大臣，上殿宴會，會輒竟日，時夫人婇女見長者入會，便共至佛所稽首作禮，小坐聽經各發願言：『令我世世莫與惡人共相遭遇，所生之處恒與道德聖人相值，聞來世有佛名釋迦文，願與相值出家學道奉持訓誨。』」佛語阿難：「爾時夫人婇女五百人者，今此五百比丘尼是。本願懇惻，今應得度，是以世尊就度之耳。」
佛說是時莫不歡喜。
◎法句譬喻經卷第一

法句譬喻經卷第二

晉世沙門法炬共法立譯

喻華香品之二

◎昔佛始得道在羅閱祇國教化，轉到舍衛國，國王群臣莫不宗仰。時有賈客大人名曰波利，與五百賈人入海求寶。時海神出，掬水問波利言：「海水為多？掬水為多？」波利答曰：「掬水為多。所以者何？海水雖多無益時用，不能救彼飢渴之人，掬水雖少值彼渴者，持用與之以濟其命，世世受福不可稱計。」海神歡喜讚言善哉！即脫身上八種香瓔校以七寶，以上波利。海神送之，安善往還到舍衛國，持此香瓔上波斯匿王，具陳所由。「念是香瓔非小人所服，謹以貢上，願蒙納受。」王得香瓔以為奇異，即呼諸夫人羅列前住：「若最好者以香瓔與之。」六萬夫人盡嚴來出。王問：「末利夫人何以不出？」侍人答言：「今十五日持佛法齋素服不嚴，是以不出。」王便瞋恚，遣人呼曰：「如今持齋，應違王主之命不乎？」如是三反，末利夫人素服而出在眾人中，猶如日月倍好於常。王意悚然加敬，問曰：「有何道德，炳然有異？」夫人白王：「自念少福稟斯女形，情態穢垢日夜山積，人命促短懼墜三塗，是以日月奉佛法齋，割愛從道世世蒙福。」王聞歡喜，便以香瓔以與末利夫人。夫人答言：「我今持齋不應著此，可與餘人。」王曰：「我本發意欲與勝者，卿今最勝，又奉法齋道志殊高，是以相與。若卿不受，吾將安置？」夫人答言：「大王勿憂！願王屈意共到佛所，以此香瓔奉上世尊，并採聖訓，累劫之福矣。」王即許焉，即勅嚴駕往到佛所，稽首於地却就王位，王白佛言：「海神香瓔波利所上，六萬夫人莫不貪得，末利夫人與而不取，持佛法齋心無貪欲，謹以上佛，願垂納受。世尊弟子執心護齋直信如此，豈有福乎？」

於是世尊為受香瓔，即說偈言：

「多作寶華，　結步搖綺，　廣積德香，
所生轉好。　琦草芳華，　不逆風熏，
近道敷開，　德人逼香。　栴檀多香，
青蓮芳花，　雖曰是真，　不如戒香。
華香氣微，　不可謂真，　持戒之香，
到天殊勝。　戒具成就，　行無放逸，
定意度脫，　長離魔道。」

佛說偈已重告王曰：「齋之福祐明譽廣遠，譬如天下十六大國滿中珍寶持用布施，不如末利夫人一日一夕持佛法齋，如比其福須彌以豆矣。積福學慧可到泥洹。」王及夫人群臣大小，莫不歡喜執戴奉行。

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，於時城中有長者子五十人，往詣佛所作禮却坐。時佛為說無常苦空非身之法，恩愛如夢會當別離，尊榮豪貴亦有憂慼，唯有泥洹永離生死，群殃盡滅乃可大安。時五十人聞法喜悅，願為弟子，佛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鬚髮自墮法衣具足，即成沙門。此諸沙門有親友長者，聞其出家意大歡喜，往到崛山與之相見，讚言：「諸君快哉善利，乃有此志。」為之設壇請佛及僧。明日佛與眾會就其舍食，食訖說法晡時乃還。此諸新學沙門戀慕宗黨皆欲返退，佛知其意，將出城門，見田溝中污泥糞壤中生蓮華，五色香潔其香芬熏乃蔽諸臭。佛便趣之，因說偈言：

「如作田溝，　近於大道，　中生蓮華，
香潔可意。　有生死然，　凡夫處邊，
智者樂出，　為佛弟子。」

佛說偈已即還山中。賢者阿難前白佛言：「向者世尊臨田溝上，所說二偈不審其義？願聞其意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汝見溝中污泥不淨糞壤之中生蓮華不？」「唯然見之。」佛言：「阿難！人在世間展轉相生，計壽百歲或長或短，妻子恩愛飢渴寒熱，或悲或欣，一凶二吉三毒四倒五陰六入七識八邪九惱十惡，猶如田溝畜藏糞壤污泥不淨。欻有一人覺世無常，發心學道修清淨志，凝神斷想自致得道，亦如污泥生好蓮華，身自得道還度宗親，一切眾生皆蒙開解，亦如華香奄蔽臭穢。」

五十比丘聞佛說法，進志堅固，即得阿羅漢道。

法句譬喻經愚闇品第十三

昔佛在舍衛國。時城中有婆羅門，年向八十，財富無數，為人頑闇慳貪難化，不識道德不計無常，更作好舍，前庠後堂涼臺煖室，東西廂廡數十梁間，唯後堂前拒陽未訖。時婆羅門恒自經營指授眾事，佛以道眼見此老翁，命不終日當就後世，不能自知而方忽忽，形瘦力竭精神無福，甚可憐愍。佛將阿難往到其門，慰問老翁：「得無勞倦？今作此舍皆何所安？」老翁答言：「前庠待客、後堂自處，東西二廂當安兒息財物僕使，夏上涼臺、冬入溫室。」佛語老翁：「久聞宿德思遲談講，偶有要偈存亡有益，欲以相贈，不審

可小廢事共坐論不也？」老翁答言：「今正大懅不容坐語，後日更來當共善敘；所云要偈便可說之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有子有財，　愚惟汲汲，　我且非我，
何憂子財？　暑當止此，　寒當止此，
愚多豫慮，　莫知來變。　愚蒙愚極，
自謂我智，　愚而勝智，　是謂極愚。」

婆羅門言：「善說此偈，今實太懅，後來更論之。」於是世尊傷之而去。老翁於後自授屋椽，椽墮打頭即時命過，室家啼哭驚動四鄰。佛去未遠便有此變，佛到里頭逢諸梵志有數十人，前問佛言：「從何所來？」佛言：「屢到此死翁舍，為翁說法。不信佛語，不知無常，今者忽然已就後世。」具為諸梵志更說前偈義，聞之欣然即得道跡。
於是世尊，而說偈言：

「愚闇近智，　如瓢斟味，　雖久狎習，
猶不知法。　開達近智，　如舌嘗味，
雖須臾習，　即解道要。　愚人施行，
為身招患，　快心作惡，　自致重殃。
行為不善，　退見悔愧，　致涕流面，
報由宿習。」

時諸梵志重聞此偈，益懷篤信，為佛作禮，歡喜奉行。
昔佛在舍衛國給孤獨精舍，為諸天人說法。時波斯匿王有一寡女，名曰金剛，少寡來歸，父母哀愍，別為宮舍作好舍宅，給五百妓女以娛樂之。眾中有一長老青衣，名曰度勝，恒行市買脂粉香華。時見男女無數大眾，各齎香華出城詣佛。即問行人：「欲何所至？」眾人答言：「佛出於世三界之尊，度脫眾生皆得泥洹。」度勝聞之心悅意喜，即自念言：「會老見佛，宿世之福。」便分香直持買好華，隨眾人輩往到佛所，作禮却立散華燒香。一心聽法已，過市取香，因聽法功德宿行所追，香氣熏聞斤兩倍前，嫌其遲晚而共詰之。度勝奉道即如事言：「世有聖師三界之尊，擊無上法鼓震動三千，往聽法者無央數人。實隨聽法，是以稽遲。」金剛之徒聞說世尊法義深妙非世所聞，悚然心歡而自歎曰：「吾等何罪獨自不聞？」即報度勝：「試為我說之。」度勝白曰：「身賤口穢不敢便宣。乞更諮受，如命說之。」即便遣出，重告之曰：「具受儀

式。」度勝未還，金剛、侍女側息中庭，如子待母。佛告度勝：「汝還說法多所度脫，說法之儀先施高座。」度勝受勅具宣聖旨，皆大歡喜，各脫衣服一領，積為高座。度勝洗浴，承佛威神如應說法，金剛之等五百餘人，疑解破惡得須陀洹道。說法甚美不覺失火，一時燒死即生天上。王將人從來欲救火，見之已燃，收拾棺殮葬送畢訖，往過佛所，為佛作禮却坐常位。佛問王曰：「所從來也？」王叉手言：「女金剛不幸不覺失火，大小燒盡，適棺殮還，不審何罪遇此火害？唯願世尊彰告未聞。」佛告大王：「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，有長者婦將婇女五百人，至城外大祠祀。其法難犯，他姓之人不得到邊，不問親踈，其有來者擲著火中。時世有一辟支佛名曰迦羅，處在山中，晨來分衛暮輒還山。迦羅分衛來趣郊祠，長者婦見之忿然瞋恚，共捉迦羅撲著火中，舉身燋爛便現神足，飛昇虛空。眾女驚怖，泣淚悔過，長跪舉頭而自陳曰：『女人憃愚不識至真，群愚荒駭毀辱神靈，自惟過豐罪惡若山，願降尊德以消重殃。』尋聲即下而般泥洹，諸女起塔供養舍利。」
佛為大王而說偈言：

「愚憃作惡，　不能自解，　殃追自焚，
罪成熾然。　愚所望處，　不謂適苦，
臨墮厄地，　乃知不善。」

佛告大王：「爾時長者婦，今王女金剛是；五百侍女，今度勝等五百伎女是。罪福追人久無不彰，善惡隨人如影隨形。」
說是法時，國內大小信伏歡喜，咸歸三尊皆受五戒，即得道跡。

法句譬喻經明哲品第十四

昔有梵志其年二十，天才自然，事無大小過目則能，自以聰哲而自誓曰：「天下技術要當盡知，一藝不通則非明達也。」於是遊學無師不造，六藝雜術，天文地理，醫方鎮壓山崩地動，撙捕博弈妓樂博撮，裁割衣裳文繡綾綺，厨膳切割調和滋味，人間之事無不兼達。心自念曰：「丈夫如此，誰能及者？試遊諸國摧伏觝對，奮名四海技術衝天，然後載功竹帛垂勳百代。」於是遊行往至一國，入市觀視，見有一人坐作角弓析筋治角，用手如飛作弓調快，買者諍前。即自念曰：「少來所學自以具足，邂逅自輕不學作弓，若彼鬪技，吾則不如矣，當從受學耳。」遂從弓師求為弟子，盡心受學。月日之中具解弓法，所作巧妙乃踰於師，布施財物奉辭而去。去之一國當渡江水，有一船師用船若飛，迴旋上下便疾無雙。復自念

曰：「吾技雖多未曾習船，雖為賤術，其於不知宜當學之，萬技悉備。」遂從船師願為弟子，供奉盡敬竭力勞勤。月日之中知其逆順，御船迴旋乃踰於師，布施財物奉辭而去。復至一國，國王宮殿天下無雙，即自念曰：「作此殿匠，巧妙乃爾，自隱遊來偶不學之，若與競術必不勝矣，且當復學，意乃足耳。」遂求殿匠願為弟子，盡心供養執持斤斧。月日之間具解尺寸方圓規矩，雕文刻鏤木事盡知，天才明朗事輒勝師，布施所有辭師而去。周行天下遍十六大國，命敵捵技獨言隻步無敢應者，心自貢高曰：「天地之間誰有勝我者？」佛在祇洹遙見此人應可化度，佛以神足化作沙門，拄杖持鉢在前而來。梵志由來國無道法，未見沙門怪是何人？須至當問。須臾來到，梵志問曰：「百王之則未見君輩，衣裳制度無有此服，宗廟異物不見此器，君是何人，形服改常也？」沙門答曰：「吾調身人也。」復問：「何謂調身？」於是沙門因其所習而說偈言：

「弓匠調角，　水人調船，　巧匠調木，
智者調身。　譬如厚石，　風不能移，
智者意重，　毀譽不傾。　譬如深淵，
澄靜清明，　慧人聞道，　心淨歡然。」

於是沙門說此偈已，身昇虛空還現佛身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光明洞達照曜天地，從虛空來下，謂其人曰：「吾道德變化，調身之力也。」於是其人五體投地，稽首問曰：「願聞調身，其有要乎？」佛告梵志：「五戒十善、四等六度、四禪三解脫，此調身之法也。夫弓船木匠六藝奇術，斯皆綺飾華譽之事，蕩身縱意生死之路也。」梵志聞之，欣然信解願為弟子。佛言：「沙門善來！」鬚髮自墮即成沙門。佛重為說四諦八解之要，尋時即得阿羅漢道。

昔佛在舍衛國。有山民村五六十家，去國五百里，村中有一貧家，其主人婦懷妊十月雙生二男，甚大端政無比，父母愛之便為作字，一名雙德，二名雙福。生五六十日，其父放牛來還，懈息却臥床上，其母出田拾薪未還，此二小兒左右顧視不見父母，便共相責。語一人言：「前世之時垂當得道，正坐愚意謂命可常，退墮生死不可計劫，今乃得生此貧家作子，穰草之中以氈褐自覆，食飲麤惡纔自支身，如此至久云何得道？皆坐前世戀慕富貴，放身散意快樂須臾，從爾以來長塗受苦，如今憂惱當何恃怙？」一人答曰：「我爾時小難一時之懃，不竟精進，而令數世遭諸苦患，此是自為非父母作也，但共當之，復何所言？」父聞二子相責如是，甚大怪之，謂呼是鬼祟來生災變，云何數十日小兒乃作此言？恐其後日殺親滅

族，曼小未大宜當殺之。其父驚出閉門捨去，到田取薪欲燒殺之。其母來還，問夫用此薪為？夫言：「甚大可怪所說如是，此似是鬼，必破人門族，以其曼小欲燒殺之。」其母聞此，意中愕然猶豫未信，小停數日更聽其言。至明日夫婦俱出於戶外，潛聽二兒在內相責如故，夫婦重共聞之，甚怪所以，便共集薪密欲燒之。佛以天眼見此夫婦欲燒殺二子，愍其可憐，宿福應度，往到其村普放光明，天地大動，山川樹木皆作金色；村中大小驚到佛所，為佛作禮莫不歡喜，知佛至神三界無比。佛到雙生小兒家，二兒見佛光明喜踊難量，父母又驚，各抱一子將至佛所，問佛世尊：「此小兒生來五六十日，所說如是，甚共怪之，恐作禍害欲火燒殺之，正值佛來未及得燒。不知此小兒為是何等鬼魅也？唯願解說是何災怪？」小兒見佛踊躍歡喜，佛見小兒大笑，口出五色光普照天地。佛告小兒父母及村人大小：「此二小兒非是鬼魅，福德之子。前迦葉佛時曾作沙門，少小共為朋友，同志出家各自精進，臨當得道，欻起邪想共相沮敗，樂世榮華恃福生天，下為侯王國主長者，欻起是想便墮退轉不得涅槃。更此生死，彌連劫數常相鉤牽，輒共雙生。遭我世時，今始乃生。已往供養佛功德故，餘福應度罪滅福生，自識宿命，是以世尊故來度之，我不度者橫為火所燒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大人體無欲，　在所照然明，
雖或遭苦樂，　不高現其智。
大賢無世事，　不願子財國，
常守戒慧道，　不貪邪富貴。
智人知動搖，　譬如沙中樹，
朋友志未強，　隨色染其素。」

佛說是時，小兒見佛其身即踊，如八歲小兒，即作沙彌，得羅漢道。村人大小見佛光相，又見小兒形變踊大，皆大歡喜，得須陀洹道，父母疑解，亦得法眼。

法句譬喻經羅漢品第十五

昔有一國名曰那梨，近南海邊，其中人民採真珠栴檀以為常業。其國有一家兄弟二人，父母終亡欲求分異，家有一奴名曰分那，年少聰了，賈販市買入海治生無事不知，居家財物分為一分，以奴分那持作一分，兄弟擲籌弟得分那，止將妻子空手出舍。時世飢儉唯得分那，恐不相活以為愁憂。時奴分那白大家言：「願莫愁憂，分那

作計月日之中當令勝兄。」大家言：「若審能爾者，放汝為良人。」大家夫人有私珠物，與分那作本。時海潮來，城內人民至水邊取薪。分那持珠物出至城外，見一乞兒負薪，薪中有牛頭栴檀香，可治重病，一兩直千兩金，時世有一不可常得。分那識之，以金錢二枚買得持歸，破作數十段。時有長者得重病，當須此牛頭栴檀香二兩合藥，求不能得。分那持往，即得二千兩金。如是賣盡，所得不訾，富兄十倍。大家感念分那之恩，不違言誓放為良人，隨意所樂。於是分那辭行學道，到舍衛國為佛作禮長跪白佛：「所出微賤，心樂道德，唯願世尊垂慈濟度。」佛言：「善來分那！」頭髮自墮法衣著身，即成沙門，佛為說法，尋得羅漢道。坐自思惟：「今得六通，存亡自由，皆主人之恩，今當往度并化國人。」於時分那往到本國，至主人家，主人歡喜請坐設食，食訖澡手飛昇虛空，分身散體半出水火，光明洞達，從上來下告主人曰：「此之神德皆是主人放捨之福，往到佛所所學如是。」主人答曰：「佛之神化微妙乃爾，願見世尊受其教訓。」分那答曰：「但當志心供設饌具，佛三達智必自來矣。」即便設供宿昔已辦，向舍衛國稽首長跪燒香請佛：「唯願屈尊廣度一切。」佛知其意，即與五百羅漢，各以神足往到其舍。國王人民莫不敬肅，來至佛所五體投地，却坐王位，食畢澡訖，佛為主人及王官屬廣陳明法，皆受五戒為佛弟子。起住佛前歎分那曰：「在家精勤，出家得道，神德高遠家國蒙度，我當云何以報其恩？」
於是世尊重歎分那而說偈言：

「心已休息，　言行亦止，　從正解脫，
寂然歸滅。　棄欲無著，　缺三界障，
望意已絕，　是謂上人。　若聚若野，
平地高岸，　應真所過，　莫不蒙度。
彼樂空閑，　眾人不能，　快哉無望，
無所欲求。」

佛說偈已，主人及王益加歡喜，供養七日，得須陀洹道。

法句譬喻經述千品第十六

昔佛在舍衛國，有一長老比丘字般特，新作比丘稟性闇塞，佛令五百羅漢日日教之，三年之中不得一偈，國中四輩皆知其愚冥。佛愍傷之，即呼著前授與一偈，守口攝意身莫犯，如是行者得度世。時般特感佛慈恩，歡欣心開誦偈上口。佛告之曰：「汝今年老，方得

一偈，人皆知之不足為奇；今當為汝解說其義，一心諦聽。」般特受教而聽，佛即為說身三口四意三所由，觀其所起察其所滅，三界五道輪轉不息，由之昇天、由之墮淵、由之得道，涅槃自然、分別為說無量妙法。時般特爟然心開，即得羅漢道。爾時有五百比丘尼別有精舍，佛日遣一比丘為說經法，「明日般特次應當行。」諸尼聞之皆豫含笑。「明日來者，我等當共逆說其偈，令之慚愧無所一言。」明日般特往，諸比丘尼大小皆出作禮相視而笑，坐畢下食，食已澡手請令說法。時般特即上高座，自慚否曰：「薄德下才末為沙門，頑鈍有素所學不多，唯知一偈粗識其義，當為敷演願各靜聽。」諸年少比丘尼欲逆說偈，口不能開，驚怖自責稽首悔過。般特即如佛所說，一一分別身意所由罪福內外，昇天得道凝神斷想入定之法。即時諸尼聞其所說甚怪甚異，一心歡喜皆得羅漢道。

後日國王波斯匿，請佛眾僧於正殿會，佛欲現般特威神，與鉢令持隨後而行。門士識之，留不聽入。「卿為沙門一偈不了，受請何為？吾是俗人由尚知偈，豈況沙門無有智慧，施卿無益，不須入門。」時般特即住門外。佛坐正殿，上行水已畢，般特即擎鉢申臂遙以授佛。王及群臣、夫人太子、眾會四輩，見臂來入不見其形，怪而問佛：「是何人臂？」佛言：「是般特比丘臂也，近日得道。向吾使持鉢，門士不聽來入，是以申臂授吾鉢耳。」即便請入，威神倍常。王白佛言：「聞般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，何緣得道？」佛告王曰：「學不必多，行之為上。般特解一偈義，精理入神，身口意寂淨如天金。人雖多學，不解不行徒喪識想，有何益哉？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雖誦千章，　句義不正，　不如一要，
聞可滅惡。　雖誦千言，　不義何益？
不如一義，　聞行可度。　雖多誦經，
不解何益？　解一法句，　行可得道。」

佛說偈已，三百比丘得阿羅漢道，王及群臣夫人太子莫不歡喜。

昔佛在舍衛國精舍之中，為天人說法。時舍衛國中有婆羅門長者名藍達，大富無極，其家資財不可計數。梵志之法，當作大壇以顯名譽，盡家之財持用布施作般闍于瑟，供養婆羅門五千餘人，五年之中供給衣被床榻醫藥珍琦寶物郊祠供具，盡所愛惜。諸梵志等五年之中，為羅摩達長者，祭祀諸天四山五嶽星宿水火，無不周遍，呪願長者長夜受福。五歲已周，最後一日極大布施，如長者法，金鉢盛銀粟，銀鉢盛金粟，象馬車乘奴婢資財，七寶服飾散蓋履屣，鹿皮之衣，錫杖踞床澡罐澡盤，床榻席薦，所應當得，事事八萬四千

盡持布施。當其爾日皆來大會，鬼神國王大臣梵志大姓，悉來會坐，隱隱闐闐莫不歡欣。佛見如是，歎然言曰：「此大姓梵志何以愚癡？所施大多福報薄少，如種火中何從得報也？若我不化，長離法門。」於是世尊便起嚴服，化從地出，放大光明普照眾會，大小見之怪未曾有，驚怖悚懼不知何神。長者羅摩達及諸大眾，頭面著地為佛作禮。佛見眾人皆有敬心，因其恭肅便說偈言：

「月千反祠，　終身不徹，　不如須臾，
一心念法。　一念造福，　勝彼終身，
雖終百歲，　奉事火神；　不如須臾，
供養三尊，　一供養福，　勝彼百年。」

於是世尊告藍達曰：「施有四事。何等為四？一者施多得福報少，二者施少得福報多，三者施多得福報多，四者施少得報亦少。何謂施多得福報少者？其人愚癡殺生祭祠，飲酒歌舞破損財寶，無有福慧。何謂施少得報少者？以慳貪惡意施凡道士，俱兩愚癡是故無福。何謂施少得福多者？能以慈心奉道德人，道士食已精進學誦，施此雖少其福彌大。何謂施多得福多者？若有賢者覺世無常，好心出財起立塔寺精舍菓園，供養三尊衣服履屣床榻厨膳，斯福如五河流入於大海，福流如是世世不斷，是為施多其報轉多，譬如農家地有厚薄所得不同。」爾時藍達長者座中會人，見佛變化聞說法言皆大歡喜，諸天人神皆得須陀洹道；五千梵志皆作沙門得應真道；主人藍達居家大小，皆受五戒亦得道迹；國王大臣皆受三自歸，為優婆塞，亦得法眼。

昔佛在舍衛精舍教化時，羅閱祇國有一人，為人凶愚不孝父母，輕侮良善不敬長老，居門衰耗常不如意，便行事火欲求福祐。事火之法，日適欲沒，燃大火聚，向之跪拜，或至夜半火滅乃止。如是三年不得其福，更事日月。事日月法，晝以日出夜以月明，向日月拜，沒乃休止。如是三年復不得福。轉復事天，燒香跪拜，奉上甘美香華酒脯猪羊牛犢，遂至貧困故不得福，勤苦憔悴病不去門。聞舍衛國有佛，諸天所宗，當往奉事必望得福。即到佛所，至精舍門瞻覩世尊，光相晃然容顏奇異如星中月，見佛歡喜頭面作禮叉手白佛：「生長愚癡不識三尊，事火日月及諸天神，九年精勤永不蒙福，顏色憔悴氣力衰微，四大多患死亡無日。伏承世尊度人之師，故遠自歸，願垂福慶。」佛告之曰：「汝之所事，盡是妖邪魑魅魍魎，禱祀如山罪如江海，殺生求福去福遠矣。正使百劫勤苦盡殺，普天猪羊持用禱祀，罪如須彌福無芥子，徒自費喪豈不惑哉？又卿為人不孝父母、輕易賢善、不敬長老，憍慢貢高三毒熾盛，罪豐日

深何緣得福？若能改心禮敬賢者，威儀禮節供奉長老，棄惡信善修己崇仁，四福日增世世無患。何等為四？一者顏色端正，二者氣力豐強，三者安隱無病，四者益壽終不枉橫。行之不懈亦可得道。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祭神以求福，　從後觀其報，
四分未望一，　不如禮賢者。
能善行禮節，　常敬長老者，
四福自然增，　色力壽而安。」

於是其人聞佛此偈，歡喜信解稽首作禮，重白佛言：「罪垢所蔽積罪九年，幸賴慈化今得開解。唯願世尊聽為沙門。」佛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頭髮自墮即成沙門，內思安般，即得羅漢道。◎

法句譬喻經惡行品第十七

昔佛在羅閱祇國，遣一羅漢名曰須漫，持佛髮爪至罽賓南山中作佛圖寺，五百羅漢常止其中，旦夕燒香繞塔禮拜。時彼山中有五百獼猴，見諸道人供養塔寺，即便相將至深澗邊，負輦泥石效作佛圖，竪木立剎幣幡繫頭，旦夕禮拜亦如道人。時山水暴漲，五百獼猴一時漂沒，魂神即生第二忉利天上，七寶殿舍衣食自然。各自念言：「從何所來得生天上？」即以天眼自見本形，獼猴之身效諸道人戲作塔寺，雖身漂沒神得生天。「今當下報故屍之恩。」各將侍從華香伎樂臨故屍上，散華燒香繞之七匝。時山中有五百婆羅門，外學邪見不信罪福，見諸天人散華作樂繞獼猴屍，怪而問曰：「諸天光影巍巍乃爾，何故屈意供養此屍？」諸天人言：「此屍是吾等故身，昔在此間效諸道人戲立塔寺，山水暴漲漂殺吾等，以此微福得生天上，今故散華以報故身之恩。戲為塔寺獲福如此，若當至心奉佛世尊，其德難喻。卿等邪見不信正真，百劫懃苦無所一得，不如共往至耆闍崛山，禮事供養得福無限。」即皆欣然共至佛所，五體作禮散華供養。

諸天人白佛：「我等近世獼猴之身，蒙世尊之恩得生天上，恨不見佛，今故自歸。」重白佛言：「我等前世有何罪行受此獼猴身？雖作塔寺身被漂殺。」佛告天人：「此有因緣不從空生，吾當為汝說其所由。乃往昔時有五百年少婆羅門，共行入山欲求仙道。時山上有一沙門，欲於山上泥治精舍，下谷取水身輕若飛，五百婆羅門興嫉妬意，同聲笑之：『今此沙門上下翻疾亦如獼猴耳，何足為奇也？』如是取水不止，山水一來溺殺不久。」佛告諸天人：「爾時

上下沙門，我身是也；五百年少婆羅門者，五百獼猴身是。戲笑作罪，身受其報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戲笑為惡，　已作身行，　嘿泣受報，
隨行罪至。」

佛告諸天人：「汝之近世雖為獸身，乃能戲笑起作塔寺，今得生天罪滅福興。今者復來躬奉正教，從此因緣長離眾苦。」佛說是已，五百天人即得道迹。其所共來水邊五百婆羅門，聞罪福之報而自歎曰：「吾等學仙積有年數，未蒙果報，不如獼猴戲笑為福得生天上，佛之道德實妙乃爾。」於是稽首佛足願為弟子。佛言：「善來比丘。」即成沙門，精進日脩遂得羅漢道。
昔佛在舍衛國精舍之中，為諸天人說法。時國王第二兒名曰瑠璃，其年二十，將從官屬退其父王，伐兄太子自禪為王。有一惡臣名曰耶利，白瑠璃王：「王本為皇子，時至舍夷國外家舍，看到佛精舍中，為諸釋種子所呵，罵詈無有好醜。爾時見勅：『若我為王，便啟此事。』今時已到，兵馬興盛宜當報怨。」即勅嚴駕引率兵馬，往伐舍夷國。佛有第二弟子名摩訶目揵連，見琉璃王引率兵士伐舍夷國以報宿怨，今當伐殺四輩弟子，念其可憐便往到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今琉璃王攻舍夷國，我念中人當遭辛苦，我欲以四方便救舍夷國人：一者舉舍夷國人著虛空中，二者舉舍夷國人著大海中，三者舉舍夷國人著兩鐵圍山間，四者舉舍夷國人著他方大國中央，令琉璃王不知其處。」佛告目連：「雖知卿有是智德，能安處舍夷國人，萬物眾生有七不可避。何謂為七？一者生，二者老，三者病，四者死，五者罪，六者福，七者因緣。此七事，意雖欲避不能得自在。如卿威神可得作此，宿對罪負不可得離。」於是目連禮已便去，自以私意取舍夷國人知識檀越四五千人，盛著鉢中，舉著虛空星宿之際。琉璃王伐舍夷國，殺三億人已引軍還國。於是目連往到佛所為佛作禮，自貢高曰：「琉璃王伐舍夷國，弟子承佛威神，救舍夷國人四五千人，今在虛空皆盡得脫。」佛告目連：「卿為往看鉢中人不也？」曰：「未往視之。」佛言：「卿先往視鉢中人眾。」目連以道力下鉢，見中人皆死盡，於是目連悵然悲泣愍其辛苦，還白佛言：「鉢中人者今皆死盡，道德神力不能免彼宿對之罪。」佛告目連：「有此七事，佛及眾聖神仙道士，隱形散體皆不能免此七事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非空非海中，　非隱山石間，
莫能於此處，　避免宿惡殃。
眾生有苦惱，　不得免老死，
唯有仁智者，　不念人非惡。」

佛說是時，座上無央數人聞佛說無常法，皆共悲哀念對難免，欣然得道逮須陀洹證。

法句譬喻經刀仗品第十八

昔有一國名曰賢提，時有長老比丘，長病委頓羸瘦垢穢，在賢提精舍中臥，無瞻視者。佛將五百比丘往至其所，使諸比丘傳共視之，為作糜粥，而諸比丘聞其臭處皆共賤之。佛使天帝釋取湯水，佛以金剛之手洗病比丘身體，地尋震動燿然大明，莫不驚肅。國王臣民天龍鬼神無央數人，往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：「佛為世尊，三界無比道德已備，云何屈意洗此病瘦垢穢比丘？」佛告國王及眾會者：「如來所以出現於世，正為此窮厄無護者耳。供養病瘦沙門道士及諸貧窮孤獨老人，其福無量、所願如意，譬五河流福來如是，功德漸滿會當得道。」王白佛言：「今此比丘宿有何罪，困病積年療治不差？」佛告王曰：「往昔有王名曰惡行，治政嚴暴，使一多力五百主令鞭人。五百假王威怒私作寒熱，若欲鞭人責其價數，得物鞭輕不得鞭重，舉國患之。有一賢者為人所誣，應當得鞭，報五百言：『吾是佛弟子，素無罪過，為人所枉，願小垂恕。』五百聞是佛弟子，輕手過鞭無著身者。五百壽終墮地獄中，考掠萬毒罪滅復出，墮畜生中恒被撾杖五百餘世，罪畢為人，常嬰重病痛不離身。爾時國王者，今調達是也；時五百者，今此病比丘是也；時賢者者，吾身是也。吾以前世為其所恕鞭不著身，是故世尊躬為洗之。人作善惡殃福隨身，雖更生死不可得免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撾杖良善，　妄讒無罪，　其殃十倍，
災卒無赦。　生受酷痛，　形體毀折，
自然惱病，　失意恍忽，　人所誣者，
或縣官厄，　財產耗盡，　親戚離別，
舍宅所有，　災火焚燒，　死入地獄，
如是為十。」

時病比丘聞佛此偈及宿命事，自知本行，剋心自責，即於佛前所患除愈，身安意定即得羅漢道。賢提國王歡喜信解，尋受五戒為清信士，沒命奉行，得須陀洹道。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精舍中，為天人龍鬼說法。東方有國名鬱多羅波提，昔有婆羅門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，岸邊有三祠神池，沐浴垢穢倮形求仙如尼揵法。道由大澤迷不得過，中道乏糧，遙望見一大樹如有神氣，想有人居，馳趣樹下了無所見。婆羅門等舉聲大哭，飢渴委厄窮死斯澤。樹神人現問諸梵志：「道士那來？今欲何行？」同聲答曰：「欲詣神池澡浴望仙，今日飢渴幸哀矜濟。」樹神即舉手，百味飲食從手流溢，給眾飯食皆得飽滿，其餘食飲足供道糧。臨當別去，詣神請問：「本行何德致此巍巍？」神答梵志：「吾本所居在舍衛國，時國大臣名曰須達，飯佛眾僧詣市買酪，無提酪者，左右顧視倩我提之，往到精舍使我斟酌。訖行澡水儼然聽法，一切歡喜稱善無量。時我奉齋暮還不飡，婦怪問我：『不食何恨？』答曰：『不恨也。吾行於市，見長者須達於園飯佛，我往持齋，齋名八關。』其婦瞋恚忿然言曰：『瞿曇亂俗，奚足採納？君毀遺則禍從此興。』踧迫不已便共俱食。時我爾夜年壽算盡終於夜半，神來生此。為是愚婦敗我齋法，不卒其業；來生斯澤作此樹神，提酪之福手出飲食，若終齋法應生天上，封受自然。」即為梵志而說頌曰：

「祠祀種禍根，　日夜長枝條，
唐苦敗身本，　齋法度世仙。」

梵志聞偈迷解信受，旋還舍衛路由一國，國名拘藍尼，有長者名曰美音，為人恩仁眾人敬仰。梵志過宿，長者問曰：「道士那來？今欲所至？」具陳彼澤樹神功德：「欲詣舍衛造須達所，攢採齋法冀蒙得福。」美音喜踊宿行所追旦自解暢，宣令宗室：「誰能共行受齋戒法？」合五百人僉然應命，本願相引，威儀嚴出共詣舍衛。未至祇洹道逢須達，遇而不識顧問從者：「此何丈夫？」對曰：「須達也。」梵志眾等喜而追曰：「吾願成矣。」求人得人馳趣相見，同聲歎曰：「樹神歎德，注仰虛心具說所嗟，故來投託，冀示法齋。」住車答曰：「所求大善！吾有尊師號曰如來、眾祐，度脫人類近在祇洹，可共親造。」即皆敬諾恭肅進前，遙見如來情喜難量，五體投地退坐一面，皆共長跪白世尊曰：「本初發家，欲至三池沐浴求仙，經由樹神所陳如此，是故投化願示極靈。」

於是世尊因其所行，而說偈言：

「雖倮剪髮，　長服草衣，　沐浴踞石，
奈疑結何？　不伐殺燒，　亦不求勝，
仁愛天下，　所適無怨。」

五百梵志聞偈歡喜，皆作沙門得應真道，美音宗等逮得法眼。
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五百梵志及長者等，本行何德，得道何速？」世尊告曰：「過去久遠時，世有佛，名曰迦葉，為諸弟子說法，當來五濁之時。時有梵志長者千人，同發是言：『令我遭見釋迦文佛。』爾時梵志者，今此等梵志是；爾時長者，今美音等是。從是因緣，見我便解。」
比丘歡喜，作禮奉行。
◎法句譬喻經卷第二

法句譬喻經卷第三

晉世沙門法炬共法立譯

◎喻老耄品第十九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，食後為天人、帝王臣民、四輩弟子說甘露法。時有遠方長老婆羅門七人，來至佛所，稽首於地，叉手白佛言：「吾等遠人伏聞聖化，久當歸命而多諸礙，今乃得來覲覩聖顏，願為弟子得滅眾苦。」佛即受之悉為沙門，即令七人共止一房。然此七人覩見世尊，尋為得道不惟無常，共坐房中但思世事，小語大笑不計成敗，命日促盡不與人期，但共喜笑迷意三界。佛以三達智知命欲盡，佛哀愍之，起至其房而告之曰：「卿等為道當求度世，何為大笑也？一切眾生以五事自恃。何謂為五？一者恃怙年少，二者恃怙端政，三者恃怙多力，四者恃怙財富，五者恃怙貴姓。卿等七人小語大笑，為何所恃？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何喜何笑？　念常熾然，　深蔽幽冥，
不如求定。　見身形範，　倚以為安，
多想致病，　豈知不真？　老則色衰，
病無光澤，　皮緩肌縮，　死命近促。
身死神從，　如御棄車，　肉消骨散，
身何可怙？」

佛說偈已，七比丘意解望止，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。
昔佛在舍衛精舍，為諸天人帝王說法。時有婆羅門村，五百餘家中有五百年少婆羅門，修婆羅術，為人憍慢不敬長老，貢高自貴以此為常。五百梵志欻自議言：「沙門瞿曇自稱為佛，三達權智無敢共論者。吾等可共請求論議，事事詰問知為何如。」即辦供具往請佛來。佛與諸弟子往到梵志村中，坐畢行水食訖澡手。時有長老梵志夫婦二人，於此村中共行乞丐，佛知其本大富無數曾作大臣，佛即問諸年少梵志：「汝等識長老婆羅門不？」皆言：「曾識。」又問：「本為何似也？」曰：「本為大臣財富無數。」「今者何故復行乞丐？」皆言：「散用無道是以守貧。」佛告諸婆羅門：「世有四事人不能行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。何謂為四？一者年盛力壯慎莫憍慢，二者年老精進不貪婬妖，三者有財珍寶常念布施，四者就師

學問聽受正言。如此老公不行四事，謂之有常不計成敗，一旦離散，譬如老鵠守此空池，永無所獲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晝夜慢惰，　老不止婬，　有財不施，
不受佛言。　有此四蔽，　為自侵欺，
咄嗟老至，　色變作耄。　少時如意，
老見蹈踐，　不修梵行，　又不富財，
老如白鵠，　守斯空池，　既不守戒，
又不積財，　老羸氣竭，　思故何逮？
老如秋葉，　行穢鑑錄，　命疾脫至，
不容後悔。」

佛告梵志：「世有四時，行道得福得度，可免眾苦。何謂為四？一者年少有力勢時，二者富貴有財物時，三者得遇三尊好福田時，四者當計萬物憂離散時。行此四事，所願皆獲，必得道跡。」
於是世尊重說偈言：

「命欲日夜盡，　及時可勤力，
世間諦非常，　莫惑墮冥中。
當學然意燈，　自練求智慧，
離垢勿染污，　執燭觀道地。」

佛說是時，放大光明照曜天地，五百年少梵志，因此心解衣毛為豎，起禮佛足白佛言：「歸命世尊，願為弟子。」佛言：「善來比丘！」即成沙門得羅漢道。村人大小皆得道迹，莫不歡欣。

法句譬喻經愛身品第二十

昔有一國名多摩羅，去城七里有精舍，五百沙門常處其中，讀經行道。有一長老比丘名摩訶盧，為人闇塞，五百道人傳共教之，數年之中不得一偈，眾共輕之不將會同，常守精舍勅令掃除。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養，摩訶盧比丘自念言：「我生世間闇塞如此，不知一偈人所薄賤，用是活為？」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，欲自絞死。佛以道眼遙見如是，化作樹神，半身人現而呵之曰：「咄咄比丘！何為作此？」摩訶盧即具陳辛苦。化神呵曰：「勿得作是，且聽我言。往迦葉佛時，卿作三藏沙門，有五百弟子，自以多智輕慢

眾人，恪惜經義初不訓誨，是以世世所生諸根闇鈍。但當自責，何為自賊？」於是世尊現神光像，即說偈言：

「自愛身者，　慎護所守，　希望欲解，
學正不寐。　身為第一，　常自勉學，
利能誨人，　不倦則智。　學先自正，
然後正人，　調身入慧，　必遷為上。
身不能利，　安能利人？　心調體正，
何願不至？　本我所造，　後我自受，
為惡自更，　如剛鑽珠。」

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像，悲喜悚慄稽首佛足，思惟偈義即入定意，尋在佛前逮得羅漢道，自識宿命無數世事，三藏眾經即貫在心。佛語摩訶盧：「著衣持鉢就王宮食，在五百道人上坐，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，還為說法令得道迹，并使國王明信罪福。」即受佛教，徑入宮裏坐於上座。眾人心恚怪其所以，各護王意不敢呵譴，念其愚冥不曉達嚫，心為之疲。王便下食手自斟酌，摩訶盧即為達嚫，音如雷震清辭雨下，坐上道人驚怖自悔，皆得羅漢。為王說法莫不解釋，群臣百官皆得須陀洹道。
昔佛在舍衛國有五百婆羅門，常求佛便欲誹謗之。佛三達之智普見人心，愍欲度之，其果未熟因緣未到，一切罪福欲來至時，自作因緣而迎罪福，此諸梵志宿有微福，應當得度，福德牽之自作方宜。五百梵志自共議言：「當使屠兒殺生，請佛及諸眾僧，佛必受請讚歎屠兒，吾等便前而共譏之。」於是屠兒為之請佛，佛即受請，告屠兒言：「果熟自墮，福熟自度。」屠兒還歸供設飯食。佛將諸弟子到屠兒村中，至檀越舍，梵志大小皆共歡喜。「今日乃得佛之便耳，若當讚檀越福德者，當以其前後殺生作罪持用譏之；佛若當說其由來之罪者，當以今日之福難之。二宜之中，今日乃得佛便耳。」佛到即坐，行水下食，於是世尊觀察眾心，應有度者即出舌覆面舐耳，放大光明照一城內，即以梵聲說偈呪願：

「如真人教，　以道活身，　愚者嫉之，
見而為惡。　行惡得惡，　如種苦種，
惡自受罪，　善自受福。　亦各須熟，
彼不相代，　習善得善，　亦如種甜。」

佛說偈已，五百梵志意自開解，即前禮佛五體投地叉手白佛言：「頑愚不及未達聖訓，唯願愍育得為沙門。」佛即聽受皆為沙門。

村人大小見佛變化莫不歡欣，皆得道迹，稱之賢里，無復屠兒之名。佛食畢訖即還精舍。

法句譬喻經世俗品第二十一

昔有婆羅門國王名多味寫，其王奉事異道九十六種。王忽一日發於善心欲大布施，如婆羅門法，積七寶如山持用布施，有來乞者，聽令自取重一撮去，如是數日其積不減。佛知是王宿福應度，化作梵志往到其國。王出相見共相禮，問起居曰：「何所求索？莫自疑難。」梵志答言：「吾從遠來，欲乞珍寶持作舍宅。」王言：「大善！自取重一撮去。」梵志取一撮行七步，還著故處。王問：「何故不取？」梵志答曰：「此纔足作舍廬耳，復當娶婦，俱不足用，是以不取。」王言：「更取三撮。」梵志即取？行七步復還著故處。王問梵志：「何以復爾？」答曰：「此足娶婦，復無田地奴婢牛馬，計復不足，是以息意也。」王言：「更取七撮。」梵志即取行七步，復還著故處。王言：「復何意故？」梵志答言：「若有男女當復嫁娶，吉凶用費計不足用，是以不取。」王言：「盡以積寶持用相上。」梵志受而捨去。王甚怪之重問意故？梵志答曰：「本來乞丐欲用生活，諦念人命處世無幾，萬物無常旦夕難保，因緣遂重憂苦日深，積寶如山無益於己，貪欲規圖唐自艱苦，不如息意求無為道，是以不取。」王意開解願奉明教。於是梵志現佛光相，踊住空中，為說偈言：

「雖得積珍寶，　崇高至於天，
如是滿世間，　不如見道迹。
不善像如善，　愛如似不愛，
以苦為樂相，　狂夫為所厭。」

於是國王見佛光相遍照天地，又聞此偈踊躍歡喜，王及群臣即受五戒得須陀洹道。

法句譬喻經述佛品第二十二

昔佛在摩竭提界善勝道場元吉樹下，德力降魔，坐自惟曰：「甘露法鼓聞於三千，昔父王遣五人，供養麻米執侍有勞，功報應敘。此五人者，在波羅奈國。」於是如來從樹下起，相好嚴儀明暉天地，威神震動，見者喜悅，至波羅奈國。未至中道，逢一梵志名曰憂

呼，辭親離家求師學道，瞻覩尊妙驚喜交集。下在道側舉聲歎曰：「威靈感人儀雅挺特，本事何師乃得斯容？」
佛為憂呼而作頌曰：

「八正覺自得，　無離無所染，
愛盡破欲網，　自然無師受。
我行無師保，　志獨無伴侶，
積一得作佛，　從是通聖道。」

憂呼聞偈悵惘不解，即問世尊瞿曇如行？佛告梵志：「欲詣波羅奈國擊甘露法鼓轉無上法輪，三界眾聖未曾有轉法輪遷人入泥洹如我今者也。」憂呼大喜：「善哉善哉！如佛言者，願聞甘露如應說法。」梵志揖已即便過去，未到師所於道路宿，至其夜半卒便命終。佛以道眼見其已終，愍傷之曰：「世間愚癡謂命有常，見佛捨去而獨喪亡，法鼓震動而獨不聞，甘露滅苦而獨不嘗，展轉五道生死彌長，經歷劫數何時得度？」
佛以慈愍而說偈言：

「見諦淨無穢，　已度五道淵，
佛出照世間，　為除眾憂苦。
得生人道難，　生壽亦難得，
世間有佛難，　佛法難得聞。」

佛說此偈時，空中五百天人，聞偈歡忻，皆得須陀洹道。

法句譬喻經安寧品第二十三

昔佛在羅閱祇。東南三百里，有山民村五百餘家，為人剛強難以導化，宿世福願應蒙開度。於是世尊化作沙門，至村分衛。分衛畢竟，出於村外樹下坐定入泥洹三昧，至于七日不喘不息不動不轉。村人見之謂為命終，共相謂曰：「沙門已死當共葬送。」各持束薪就往燒之，火然薪盡佛從坐起，現道神化，光明照曜感動十方，現變畢訖還坐樹下，容體靜安怡悅如故。村人大小莫不驚懼，稽首謝曰：「山民頑野不識神人，妄以薪火燒於未然，自惟獲罪重於太山，唯垂慈赦不見咎怨。不審神人得無傷病乎？將無愁慼乎？將無飢渴乎？將無熱惱乎？」
於是世尊和顏含笑，而說偈言：

「我生已安，　不慍於怨，　眾人有怨，
我行無怨。　我生已安，　不病於病，
眾人有病，　我行無病。　我生已安，
不慼於憂，　眾人有憂，　我行無憂。
我生已安，　清淨無為，　以樂為食，
如光音天。　我生已安，　恬惔無事，
彌薪國火，　安能燒我？」

爾時村中五百人聞說偈已，皆作沙門得羅漢道，村人大小皆信三尊。佛與五百人飛還竹園。
賢者阿難見佛與得道者俱來，前白佛言：「此諸比丘，有何異德乃使世尊自往臨度？」佛告阿難：「我未下為佛時，世有辟支佛常處是山，去村不遠在一樹下欲般泥洹，現道神德便取滅度。村人持薪火就往燒之，斂取舍利著寶瓶中埋在山頂，各共求願：『願後得道，如是沙門滅度快樂也。』緣此福故應當得道，是故如來往度之耳。」
佛說是時，天人無數皆得道迹。
昔佛在舍衛國精舍，時有四比丘坐於樹下，共相問言：「一切世間何者最苦？」一人言：「天下之苦無過婬欲。」一人言：「世間之苦無過瞋恚。」一人言：「世間之苦無過飢渴。」一人言：「天下之苦莫過驚怖。」共諍苦義云云不止。佛知其言往到其所，問諸比丘：「屬論何事？」即起作禮具白所論。佛言：「比丘！汝等所論不究苦義，天下之苦莫過有身！飢渴寒熱、瞋恚驚怖、色欲怨禍皆由於身。夫身者眾苦之本，患禍之元，勞心極慮憂畏萬端，三界蠕動更相殘賊，吾我縛著生死不息，皆由於身。欲離世苦，當求寂滅，攝心守正怕然無想，可得泥洹，此為最樂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熱無過婬，　毒無過怒，　苦無過身，
樂無過滅。　無樂小樂，　小辯小慧，
觀求大者，　乃獲大安。　我為世尊，
長解無憂，　正度三有，　獨降眾魔。」

佛說偈已告諸比丘：「往昔久遠無數世，時有五通比丘名精進力，在山中樹下閑寂求道。時有四禽依附左右常得安隱：一者鴿，二者烏，三者毒蛇，四者鹿。是四禽者，晝行求食暮則來還。四禽一夜自相問言：『世間之苦何者為重？』烏言：『飢渴最苦，飢渴之時身羸目冥神識不寧，投身羅網不顧鋒刃，我等喪身莫不由之，以此

言之飢渴為苦。』鴿言：『婬欲最苦，色欲熾盛無所顧念，危身滅命莫不由之。』毒蛇言：『瞋恚最苦，毒意一起不避親踈，亦能殺人復能自殺。』鹿言：『驚怖最苦，我遊林野心恒怵惕，畏懼獵師及諸豺狼，髣髴有聲奔投坑岸，母子相捐肝膽悼悸，以此言之驚怖為苦。』比丘聞之即告之曰：『汝等所論是其末耳，不究苦本。天下之苦無過有身，身為苦器憂畏無量，吾以是故捨俗學道，滅意斷想不貪四大，欲斷苦原志存泥洹。泥洹道者寂滅無形，憂患永畢爾乃大安。』四禽聞之心即開解。」佛告比丘：「爾時五通比丘，則吾身是；時四禽者今，汝四人是也。前世已聞苦本之義，如何今日方復云爾？」比丘聞之慚愧自責，即於佛前得羅漢道。

法句譬喻經好喜品第二十四

昔佛在舍衛精舍。時有四新學比丘，相將至楴樹下坐禪行道，楴華榮茂色好且香，因相謂曰：「世間萬物何者可愛以快人情？」一人言：「仲春之月日木榮華，遊戲原野，此最為樂。」一人言：「宗親吉會，觴酌交錯音樂歌舞，此最為樂。」一人言：「多積財寶所欲即得，車馬服飾與眾有異，出入光顯行者矚目，此最為樂。」一人言：「妻妾端正綵服鮮明，香熏芬馥恣意縱情，此最為樂。」佛知四人應可化度，而走意六欲不惟無常，即呼四人而問之曰：「屬坐樹下共論何事？」四人以實具白所樂。佛告四人：「汝等所論，盡是憂畏危亡之道，非是永安最樂之法也。萬物春榮秋冬衰落，宗親歡娛皆當別離，財寶車馬五家之分，妻妾美色愛憎之主也。凡夫處世興招怨禍，危身滅族憂畏無量，三塗八難苦痛萬端，靡不由之矣。是以比丘捨世求道，志存無為不貪榮利，自致泥洹乃為最樂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愛喜生憂，　愛喜生畏，　無所愛喜，
何憂何畏？　好樂生憂，　好樂生畏，
無所好樂，　何憂何畏？　貪欲生憂，
貪欲生畏，　解無貪欲，　何憂何畏？
貪法戒成，　至誠知慚，　行身近道，
為眾所愛。　欲態不出，　思正乃語，
心無貪愛，　必截流度。」

佛告四比丘：「昔有國王名曰普安，與隣國四王共為親友，請此四王宴會一月，飲食娛樂極歡無比。臨別之日，普安王問四王曰：

『人居世間以何為樂？』一王言：『遊戲為樂。』一王言：『宗親吉會音樂為樂。』一王言：『多積財寶所欲如意為樂。』一王言：『愛欲恣情此最為樂。』普安王言：『卿等所論，是苦惱之本、憂畏之原，前樂後苦憂悲萬端，皆由此興。不如寂靜，無求無欲淡泊守一，得道為樂。』四王聞之歡喜信解。」佛告四比丘：「爾時普安王者，我身是也；四王者，汝四人是也。前已說之今故不解，生死莚蔓何由休息？」時四比丘重聞此義，慚愧悔過心意開悟，滅意斷欲得羅漢道。

法句譬喻經忿怒品第二十五

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。時調達與阿闍貰王共議毀佛及諸弟子，王勑國人不得奉佛，眾僧分衛不得施與。時舍利弗、目連、迦葉、須菩提等，及波和提比丘尼等，各將弟子去到他國，唯佛與五百羅漢住崛山中。調達往至阿闍貰所與王議言：「佛諸弟子今已迸散，尚有五百弟子在佛左右。願王明日請佛入城，吾當飲五百大象令醉，佛來入城驅使醉象令蹋殺之盡斷其種，吾當作佛教化世間。」阿闍貰王聞之歡喜，即到佛所稽首作禮，白佛言：「明日設薄施，願屈世尊及諸弟子於宮內食。」佛知其謀，答言：「大善！明旦當往。」王退而去，還語調達：「佛已受請，當念前計，飲象令醉伺候待之。」明日食時，佛與五百羅漢共入城門，五百醉象鳴鼻而前，搪揆牆壁樹木摧折，行人驚怖一城戰慄。五百羅漢飛在空中，獨有阿難在佛邊住，醉象齊頭徑前趣佛，佛因舉手，五指應時化為五百師子王，同聲俱吼震動天地，於是醉象屈膝伏地不敢舉頭，酒醉尋解垂淚悔過。王及臣民莫不驚肅。世尊徐前至王殿上，與諸羅漢食訖呪願。王白佛言：「稟性不明信彼讒言，興造逆惡圖為不軌，願垂大慈恕我迷愚。」於是世尊告阿闍貰及諸大眾：「世有八事興長誹謗，皆由名譽，又貪利養，以致大罪累劫不息。何等為八？利、衰、毀、譽、稱、譏、苦、樂。自古至今勘不為惑。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人相謗毀，　自古至今，　既毀多言，
又毀訥忍，　亦毀中和，　世無不毀，
欲意非聖，　不能折中，　一毀一譽，
但為名利。　明智所譽，　唯稱正賢，
慧人守戒，　無所譏謗。　如羅漢淨，
莫而誣謗，　諸天咨嗟，　梵釋所敬。」

佛說偈已重告王曰：「昔有國王，喜食鴈肉，常遣獵師張網捕鴈，日送一鴈以供王食。時有鴈王，將五百鴈飛下求食，鴈王墮網為獵師所得，餘鴈驚飛徘徊不去。時有一鴈連翻追隨不避弓矢，悲鳴吐血晝夜不息。獵師見之感憐其義，即放鴈王令相隨去，群鴈得王歡喜迴繞。爾時獵師具以聞王，王感其義斷不捕鴈。」佛告阿闍貰王：「爾時鴈王者，我身是也；一鴈者，阿難是也；五百群鴈，今五百羅漢是也；食鴈國王者，今大王是也；時獵師者，今調達是也。前世已來恒欲害我，我以大慈之力因而得濟，不念怨惡自致得佛。」
佛說是時，王及群臣莫不開解。

法句譬喻經塵垢品第二十六

昔有一人無有兄弟，為小兒時父母憐愛，赤心慺慺欲令成就，將詣師友勸之書學。其兒憍蹇永不用心，朝受暮棄初不誦習，如是積年無所知識。父母呼歸令治家業，其兒憍誕不念勤力，家道遂窮眾事妨廢。其兒放縱無所顧錄，糶賣家物快心恣意，亂頭徒跣衣服不淨，慳貪搪揆不避恥辱，愚癡自用人所惡賤，國人咸憎謂之凶惡，出入行步無與語者。不自知惡反咎眾人，上怨父母次責師友，先祖神靈不肯祐助，使我賴帶轗軻如此，不如事佛可得其福。即到佛所為佛作禮，前白佛言：「佛道寬弘無所不容，願為弟子乞蒙聽許。」佛告此人：「夫欲求道當行清淨行，汝齎俗垢入我道中，唐自去就何所長益？不如歸家孝事父母，誦習師教沒命不忘，勤修居業富樂無憂，以禮自將不犯非宜，沐浴衣服慎於言行，執心守一所作事辦，敏行精修人所歎慕，如此之行乃可為道耳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不誦為言垢，　不勤為家垢，
不嚴為色垢，　放逸為事垢。
慳為惠施垢，　不善為行垢，
今世亦後世，　惡法為常垢。

「垢中之垢，　莫甚於癡，　學當捨此，
比丘無垢。」

其人聞偈自知憍癡，即承佛教歡喜還歸。思惟偈義改悔自新，孝事父母尊敬師長，誦習經道勤修居業，奉戒自攝非道不行，宗族稱孝鄉黨稱悌，善名遐布國內稱賢。三年之後還至佛所，五體作禮懇惻

自陳：「尊教至真得全形骸，棄惡為善上下蒙慶，願垂大慈接度為道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」鬚髮尋落即成沙門，內思止觀四諦正道，精進日登得羅漢道。

法句譬喻經奉持品第二十七

昔有長老婆羅門，名薩遮尼犍，才明多智國中第一。有五百弟子，貢高自大不顧天下，以鐵鍱鍱腹，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「恐智溢出故也。」聞佛出世道化明達，心懷妬嫉寤寐不安，語諸弟子：「吾聞瞿曇沙門自稱為佛，今當往問深妙之事，令其心悸不知所陳。」即與弟子往到祇洹列住門外，遙見世尊威光赫奕如日初出，五情騰踊喜懼交錯，於是徑前為佛作禮，佛命就座。坐訖尼犍問佛言：「何謂為道？何謂為智？何謂為長老？何謂為端正？何謂為沙門？何謂為比丘？何謂為仁明？何謂為有道？何謂為奉法？若能解答願為弟子。」
於是世尊觀其所應以偈答言：

「常愍好學正心以行，
唯懷寶慧是謂為道。
所謂智者不必辯言，
無恐無懼守善為智。
所謂老者不以年耆，
形熟髮白憙愚而已。
謂懷諦法順調慈仁，
明達清潔是為長老。
所謂端正非色如華，
貪嫉虛飾言行有違。
謂能捨惡根原已斷，
慧而無恚是謂端正。
所謂沙門不必除髮，
妄語貪取有欲如凡。
謂能止惡恢廓弘道，
息心滅意是謂沙門。
所謂比丘非持乞食，
邪行望彼求名而已。
謂捨罪業淨修梵行，
慧能破惡是為比丘。
所謂仁明非口所言，

用心不精外順而已。
謂心無為內行清虛，
此彼寂滅是為仁明。
所謂有道非救一物，
普濟天下無害為道。
奉持法者不以多言，
雖素少聞身依法行。
守道不忘是為奉法。」

薩遮尼犍及五百弟子，聞佛此偈歡喜開解，棄捐貢高皆作沙門，尼乾一人發菩薩心，五百弟子皆得阿羅漢道。

法句譬喻經道行品第二十八

昔有婆羅門，年少出家學道，至年六十不能得道。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，然後歸家娶婦為居，生得一男端正可愛，至年七歲書學聰了，才辯出口有踰人之操，卒得重病一宿命終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，伏其屍上氣絕復蘇，親族諫喻強奪殯殮埋著城外。梵志自念：「我今啼哭計無所益，不如往至閻羅王所乞索兒命。」於是梵志沐浴齋戒，齎持華香發舍而去，所在問人：「閻羅王所治處為在何許？」展轉前行行數千里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梵志，復問如前。諸梵志問曰：「卿問閻羅王所治處，欲求何等？」答言：「我有一子，辯慧過人，近日卒亡，悲窮懊惱不能自解。欲至閻羅王所乞索兒命，還將歸家養以備老。」諸梵志等愍其愚癡，即告之曰：「閻羅王所治處，非是生人可得到也，當視卿方宜，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大川，其中有城，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，閻羅王常以月八日案行必過此城，卿持齋戒往必見之。」梵志歡喜奉教而去。到其川中見好城郭，宮殿屋宇如忉利天。梵志詣門，燒香翹脚呪願求見閻羅王。王敕門人問之，梵志啟言：「晚生一男欲以備老，養育七歲近日命終，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。」閻羅王言：「大善！卿兒今在東園中戲，自往將去。」梵志即往，見兒與諸小兒共戲，即前抱之，向之啼泣曰：「我晝夜念汝食寐不甘，汝寧念父母辛苦以不？」小兒驚喚逆呵之曰：「癡騃老翁不達道理，寄住須臾名之為子，勿妄多言不如早去，今我此間自有父母，邂逅之間唐自抱乎？」梵志悵然悲泣而去。即自念言：「我聞瞿曇沙門知人魂神變化之道，當往問之。」於是梵志即還求至佛所。
時佛在舍衛祇洹為大眾說法，梵志見佛稽首作禮，具以本末向佛陳之：「實是我兒不肯見認，反謂我為癡騃老翁，『寄住須臾，認我

為子』，永無父子之情。何緣乃爾？」佛告梵志：「汝實愚癡！人死神去便更受形，父母妻子因緣會居，譬如寄客起則離散，愚迷縛著計為己有，憂悲苦惱不識根本，沈溺生死未央休息。唯有慧者不貪恩愛，覺苦捨習勤修經戒，滅除識想生死得盡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人榮妻子不觀病法，
死命卒至如水湍驟。
父子不救餘親何望？
命盡怙親如盲守錠。
慧解是意可修經戒，
仂行度世一切除苦。
遠離諸淵如風却雲，
已滅思想是為知見。
智為世長憺樂無為，
如受正教生死得盡。」

梵志聞偈燿然意解，知命無常妻子如客，稽首委質願為沙門。佛言：「善哉！」鬚髮自落法衣在身，即成比丘，思惟偈義滅愛斷想，即於座上得阿羅漢道。

法句譬喻經廣衍品第二十九

昔佛在舍衛國說法教化，天龍鬼神、帝王人民三時往聽。彼時國王名波斯匿，為人憍慢放恣情欲，目惑於色、耳亂於聲、鼻著馨香、口恣五味、身受細滑，食飲極美初無厭足，食遂進多恒苦飢虛，厨膳不廢以食為常。身體肥盛乘輿不勝，臥起呼吸但苦短氣，氣閉息絕經時驚覺，坐臥呻吟恒苦身重，不能轉側以身為患，便敕嚴駕往到佛所。侍者扶持問訊，却坐叉手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違遠侍覲諮受無階，不知何罪身為自肥？不能自覺何故使爾？每自患之，是以違替不數禮覲。」佛告大王：「人有五事令人常肥：一者數食，二者喜眠，三者憍樂，四者無愁，五者無事。是為五事喜令人肥。若欲不肥，減食麤燥，然後乃瘦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人當有念意，　每食知自少，
從是痛用薄，　節消而保壽。」

王聞此偈歡喜無量，即呼厨士而告之曰：「受誦此偈，若下食時先為我說，然後下食。」王辭還宮，厨士下食輒便說偈，王聞偈喜，日減一匙，食轉減少，遂以身輕即瘦如前。自見如此歡欣念佛，即起步行往到佛所，為佛作禮，佛命令坐而問王曰：「車馬人從為所在也？何緣步行？」王喜白佛：「前得佛教奉行如法，今者身輕。世尊之力，是以步來知為何如。」佛告大王：「世人如此不知無常，長身情欲不念為福，人死神去留身墳塚，智者養神愚者養身，若能解此奉修聖教。」
於是世尊重說偈言：

「人之無聞，　老如特牛，　但長肌肥，
無有智慧。　生死無聊，　往來艱難，
意倚貪身，　更苦無端。　慧人見苦，
是以弃身，　滅意斷欲，　愛盡無生。」

王重聞偈欣然意解，即發無上正真道意，聽者無數皆得法眼。◎

◎法句譬喻經地獄品第三十

昔舍衛國有婆羅門師，名富蘭迦葉，與五百弟子相隨，國王人民先共奉事。佛初得道與諸弟子從羅閱祇至舍衛國，身相顯赫道教弘美，國王中宮率土人民莫不奉敬。於是富蘭迦葉起嫉妬意，欲毀世尊獨望敬事，即將弟子見波斯匿王而自陳曰：「吾等長老先學國之舊師，沙門瞿曇後出求道，實無神聖自稱為佛。而王捨我欲專奉之，今欲與佛挍試道德，知誰為勝？勝者王便終身奉之。」王言：「大善！」王即嚴駕往到佛所，禮畢白言：「富蘭迦葉欲與世尊挍盡道力現神變化，不審世尊為可爾不？」佛言：「大佳。」結期七日當挍變化，王於城東平廣好地立二高座，高四十丈七寶莊校，施設幢幡整頓座席，二座中間相去二里，二部弟子各坐其下，國王群臣大眾雲集，欲觀二人挍其神化。於時迦葉與諸弟子先到座所登梯而上，有鬼神王名曰般師，見迦葉等虛妄嫉妬，即起大風吹其高座，坐具顛倒幢幡飛揚，雨沙礫石眼不得視；世尊高座淡然不動。佛與大眾庠序而來，方向高座忽然已上，眾僧一切寂然次坐。王及群臣加敬，稽首白佛言：「願垂神化厭伏邪見，并令國人明信正真。」於是世尊即於座上燿然不現，即昇虛空奮大光明，東沒西現四方亦爾，身出水火上下交易，坐臥空中十二變化，沒身不現還在座上，天龍鬼神華香供養，讚善之聲震動天地。富蘭迦葉自知無道，低頭慚愧不敢舉目。於是金剛力士舉金剛杵，杵頭火出以擬迦

葉：「何以不現卿變化乎？」迦葉惶怖投座而走，五百弟子奔波迸散。世尊威顏容無欣慼，還到祇樹給孤獨園，國王群臣歡喜辭退。於是富蘭迦葉與諸弟子受辱而去，去至道中逢一老優婆夷，字摩尼，逆罵之曰：「卿等群愚不自忖度，而欲與佛比挍道德，狂愚欺誑不知羞恥，亦可不須持此面目行於世間也。」富蘭迦葉羞諸弟子至江水邊，誑諸弟子：「我今投水必生梵天，若我不還則知彼樂。」諸弟子待之不還，自共議言：「師必上天我何宜住？」一一投水冀當隨師，不知罪牽皆墮地獄。

後日國王聞其如此，甚驚怪之，往到佛所白佛言：「富蘭迦葉師徒迷愚，何緣乃爾？」佛告王曰：「富蘭迦葉師徒重罪有二：一者三毒熾盛自稱得道，二者謗毀如來欲望敬事。以此二罪應墮地獄，殃咎催逼使其投河，身死神去受苦無量。是以智者守攝其心，內不興惡外罪不至。譬如邊城與寇連接，守備牢固無所畏懼，內人安隱外寇不入，智者自護亦復如是。」
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妄證求賂行已不正，
怨譖良人以枉治世，
罪牽斯人自投於坑。
如備邊城中外牢固，
自守其心非法不生，
行缺致憂令墮地獄。」

佛說偈已重告王曰：「乃往昔時有二獼猴王，各主五百獼猴。一王起嫉妬意欲殺一王，規圖獨治，便往共鬪，數數不如羞慚退去。到大海邊海曲之中，有水聚沫風吹積聚高數百丈，獼猴王愚癡謂是雪山，語群輩言：『久聞海中有雪山，其中快樂甘菓恣口，今日乃見，吾當先往行視，若審樂者不能復還，若不樂者當來語汝。』於是上樹盡力跳騰，投聚沫中溺沒海底。餘者怪之不出，謂必大樂，一一投中斷羣溺死。」佛告王曰：「爾時嫉妬獼猴王者，今富蘭迦葉是也：群輩者，今富蘭迦葉弟子五百人是也；彼一獼猴王者，我身是也。富蘭迦葉前世坐懷嫉妬，為罪所牽自投聚沫絕羣斷種，今復誹謗盡投江河，罪對使然累劫無限。」王聞信解作禮而去。◎◎

昔有七比丘入山學道，十二年中不能得道。自共議言：「學道甚難，毀形執節不避寒苦，終身乞食受辱難堪，道卒叵得罪難可除，唐自勞勤殞命山中，不如歸家修立門戶娶妻養子，廣為利業快心樂意。安知後事？」於是七人即起出山。佛遙知之應當得度，不忍小

苦終墮地獄，甚可憐傷。佛即化作沙門往到谷口，逢七比丘，化人問曰：「久承學道，何以來出？」七人答言：「學道勤苦罪根難拔，分衛乞食受辱難堪，又此山中無供養者，瑮瑮積年恒守儉約，唐自困苦道不可得。且欲還家廣求利業，大作資財後老求道。」化沙門言：「且止且止！聽我所言。人命無常旦不保夕，學道雖難前苦後樂，居家艱難億劫無息，妻息會止願同安利，欲望永樂不遭患難，是猶治病服毒有增無損也。三界有形皆有憂惱，唯有信戒無放逸意，精進得道眾苦永畢。」
於是化沙門現佛身相，光像巍巍即說偈言：

「學難捨罪難，　居在家亦難，
會止同利難，　艱難無過有。
比丘乞求難，　何可不自勉？
精進得自然，　終無欲於人。
有信則戒成，　從戒多致寶，
亦從得諧偶，　在所見供養。
一坐一處臥，　一行不放恣，
守一以正心，　心樂居樹間。」

於是七比丘見佛身相，又聞此偈慚怖戰慄，五體投地稽首佛足，攝心悔過作禮而去，還入山中殞命精進，思惟偈義，守一正心閑居寂滅，得羅漢道。

法句譬喻經象品第三十一

昔者羅雲未得道時，心性麤獷言少誠信。佛敕羅雲：「汝到賢提精舍中住，守口攝意勤修經戒。」羅雲奉教作禮而去，住九十日，慙愧自悔晝夜不息。佛往見之，羅雲歡喜趣前禮佛，安施繩床攝受震越，佛踞繩床告羅雲曰：「澡盤取水為吾洗足。」羅雲受教為佛洗足。洗足已訖，佛語羅雲：「汝見澡盤中洗足水不？」羅雲白佛：「唯然見之。」佛語羅雲：「此水可用食飲盥漱以不？」羅雲白言：「不可復用。所以者何？此水本實清淨，今以洗足受於塵垢，是以之故不可復用。」佛語羅雲：「汝亦如是，雖為吾子國王之孫，捨世榮祿得為沙門，不念精進攝身守口，三毒垢穢充滿胸懷，亦如此水不可復用。」佛語羅雲：「棄澡盤中水。」羅雲即棄。佛語羅雲：「澡盤雖空，可用盛飲食不耶？」白佛言：「不可用。所以然者，用有澡盤之名，曾受不淨故。」佛語羅雲：「汝亦如是，雖為沙門口無誠信，心性剛強不念精進，曾受惡名，亦如澡盤不中

盛食。」佛以足指撥却澡盤，澡盤應時輪轉而走，自跳自墮數返乃止。佛語羅雲：「汝寧惜澡盤恐破不？」羅雲白佛：「洗足之器賤價之物，意中雖惜不大慇懃。」佛語羅雲：「汝亦如是。雖為沙門不攝身口，麤言惡說多所中傷，眾所不愛智者不惜，身死神去輪轉三塗，自生自死苦惱無量。諸佛賢聖所不愛惜，亦如汝言不惜澡盤。」羅雲聞之慚愧怖悸。佛告羅雲：「聽我說喻。昔有國王有一大象，猛黠能戰，計其力勢勝五百小象。其王興軍欲伐逆國，被象鐵鎧象士御之，以雙矛戟繫象兩牙，復以二劍繫著兩耳，以曲刃刀繫象四腳，復以鐵撾繫著象尾，被象九兵皆使嚴利。象雖藏鼻護不用鬪，象士歡喜知象護身。所以者何？象鼻軟脆，中箭即死，是以不出鼻鬪耳。象鬪殊久出鼻求劍，象士不與，念此猛象不惜身命，出鼻求劍欲著鼻頭，王及羣臣惜此大象，不復使鬪。」佛告羅雲：「人犯九惡，唯當護口，如此大象護鼻不鬪。所以然者，畏中箭死。人亦如是，所以護口，當畏三塗地獄苦痛。十惡盡犯不護口者，如此大象分喪身命，不計中箭出鼻鬪耳。人亦如是十惡盡犯，不惟三塗毒痛辛苦。若行十善攝口身意，眾惡不犯，便可得道長離三塗，無生死患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我如象鬪，　不恐中箭，　常以誠信，
度無戒人。　譬象調伏，　可中王乘，
調為尊人，　乃受誠信。」

羅雲聞佛懇惻之誨，感激自勵剋骨不忘，精進和柔懷忍如地，識想寂靜得羅漢道。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，為四部弟子、天龍鬼神、帝王臣民敷演大法。時有長者居士，名曰呵提曇，來詣佛所，為佛作禮，却坐一面、叉手長跪白世尊曰：「久承洪化欽仰奉顏，逼私不獲願垂慈恕。」世尊令坐，即問所從來姓字為何？長跪答曰：「本居士種，字呵提曇，乃先王時為王調象。」佛問居士：「調象之法有幾事乎？」答曰：「常以三事用調大象。何謂為三？一者剛鉤鉤口著其鞿靽，二者減食常令飢瘦，三者捶杖加其楚痛。以此三事乃得調良。」又問：「施此三事何所攝治也？」曰：「鐵鉤鉤口以制強口，不與食飲以制身獷，加捶杖者，以伏其心，正爾便調。」曰：「作此伏者，為何所施用？」答曰：「如是伏已，可中王乘亦可令鬪，隨意前却無有罣礙。」又問居士：「正有此法？復有其異？」答曰：「調象之法正如此耳。」佛告居士：「但能調象復能自調。」即曰：「不審自調其義云何？唯願世尊彰演未聞。」佛告居

士：「吾亦有三事，用調一切人，亦以自調得至無為。一者至誠制御口業，二以慈貞伏身剛強，三以智慧滅意癡蓋。持是三事度脫一切，離三惡道自致無為，不遭生死憂悲苦惱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如象名護財，　猛害難禁制，
繫靽不與食，　而猶慕逸象。
本意為純行，　及常行所安，
悉捨降結使，　如鉤制象調。
樂道不放逸，　能常自護心，
是為拔身苦，　如象出于陷。

「雖為常調，　如彼新馳，　亦最善象，
不如自調。　彼不能適，　人所不至，
唯自調者，　能到調方。」

居士聞偈喜慶難量，內情解釋即得法眼，聽者無數皆得道迹。

法句譬喻經愛欲品第三十二

昔佛在羅閱祇國耆闍崛山精舍之中，為天人龍鬼轉大法輪。時有一人捨家妻子來至佛所，為佛作禮求為沙門，佛即受之令作沙門，命令樹下坐思惟道德。比丘受教便入深山，去精舍百餘里，獨坐樹間思道三年，心不堅固意欲退還，自念捨家求道勤苦，不如早歸見我妻子。作此念已便起出山。佛以聖達見此比丘，應當得道愚故還歸。佛以神足化作沙門，便往逆之道路相見。化人即問：「所從來也？此地平坦可共坐語。」於是二人便坐息語，即答化人：「吾捨家妻子求作沙門，處此深山不能得道，與妻子別不如本願，唐喪我命勞而無獲，今欲悔還見我妻子，快相娛樂後更作計。」須臾之間有老獼猴，久已遠離樹木之間，在無樹之處於中生活。化沙門問此比丘：「是獼猴何故獨在平地？無有樹木云何樂此？」比丘答化人言：「我久見此獼猴，以二事故來住此耳。何等為二？一以妻子眷屬群多，不得飲食快樂恣口。二常晝夜上下樹木，脚底穿壞不得寧息。以此二事故捨樹木來住是間。」二人語頃，復見獼猴走還上樹。化沙門語比丘言：「汝見獼猴還趣樹木不也？」答曰：「見之，此虫愚癡得離樹木，群從憒鬧不厭勞煩而還入中。」化人復言：「卿亦如是，與此獼猴復何異矣？卿本以二事故來入此山中。何等為二？一以妻婦舍宅為牢獄故，二以兒子眷屬為桎梏故。卿以

是故來索求道斷生死苦，方欲歸家，還著桎梏入牢獄中，恩愛戀慕徑趣地獄。」化沙門即現相好丈六金色光明，普照感動一山，飛鳥走獸尋光而來，皆識宿命心內悔過。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如樹根深固，　雖截猶復生，
愛意不盡除，　輒當還受苦。
獼猴如離樹，　得脫復趣樹，
眾人亦如是，　出獄復入獄。
貪意為常流，

「習與憍慢并，　思想猗婬欲，
自覆無所見。　一切意流衍，
愛結如葛藤，　唯慧分別見，
能斷意根源。　夫從愛潤澤，
思想為滋蔓，　愛欲深無底，
老死是用增。」

比丘見佛光相炳著，又聞偈言悚然戰慄，五體投地懺悔謝過，內自改責即便却息數隨止觀，在於佛前逮得應真。諸天來聽聞皆歡喜，散華供養稱善無量。
◎法句譬喻經卷第三
◎昔羅閱祇南四千里有國，奉事梵志數千人。時國大旱三年不雨，禱祠諸神無所不遍，王問梵志問其所由，諸梵志言：「吾等當齋戒訖竟，當遣人與梵天相聞，問其災異。」王言：「大善！齋戒所乏願見告示。」諸梵志言：「當得二十車薪酥蜜膏油華香旛蓋，金銀祭器盡用須之。」王即辦送，出至城外，去城七里平廣之地積薪如山，共相推獎其有不惜身者終生梵天，選得七人，當就火燒遣至梵天。七人受祭呪願訖，踧使上薪，從下放火當燒殺之。烟焰烔然熱氣直至，七人惶懼左右求救無有救者，舉聲曰：「三界之中寧有大慈愍念我厄者，願受自歸。」佛遙知之，尋聲往救，在虛空中顯現相好，七人見佛，悲喜跳踊：「唯願自歸救我痛熱。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或多自歸，　山川樹神，　厝立圖像，
禱祠求福。　自歸如是，　非吉非上，
彼不能來，　度汝眾苦。　如有自歸，
佛法僧眾，　道德四諦，　必見正慧。

生死極苦，　從諦得度，　度世八難，
斯除眾苦。　自歸三尊，　最吉最上，
唯獨有是，　度一切苦。」

佛說偈訖火聲尋滅，七人獲安心喜無量。梵志國人莫不驚悚，仰瞻世尊光相赫奕分身散體，東沒西現存亡自由，身出水火五色晃昱，眾人見之五體歸命。於是七人從薪下出，悲喜交集而說偈言：

「見聖人快，　得依附快，　得離愚人，
為善獨快。　守正見快，　互說法快，
與世無諍，　戒具常快。　使賢居快，
如親親會，　近仁智者，　多聞高遠。」

於是七人說此偈已，及諸梵志願為弟子。佛即受之，皆為沙門，得羅漢道。國王臣民咸各修道，天尋大雨國豐民寧，道化興隆莫不樂聞。

法句譬喻經卷第四

晉世沙門法炬共法立譯

喻愛欲品第三十二之二

◎昔佛在舍衛國為天人說法，時城中有婆羅門長者，財富無數，為人慳貪不好布施，食常閉門不喜人客，若其食時輒勅門士堅閉門戶，勿令有人妄入門裏，乞丐求索、沙門梵志不能得與其相見。爾時長者欻思美食，便勅其妻令作飯食，教殺肥雞薑椒和調炙之令熟。飲食飣餖即時已辦，勅外閉門，夫婦二人坐，一小兒著聚中央便共飲食。父母取雞肉著兒口中，如是數過初不肯廢。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，化作沙門，伺其坐食現出坐前，呪願且言：「多少布施可得大富。」長者舉頭見化沙門，即罵之曰：「汝為道士而無羞恥，室家坐食何為搪揆？」沙門答曰：「卿自愚癡不知慚羞，今我乞士何為慚羞？」長者問曰：「吾及室家自相娛樂，何故慚羞？」沙門答曰：「卿殺父妻母供養怨家，不知慚羞，反謂乞士何不慚羞？」
於是沙門即說偈言：

「所生枝不絕，　但用食貪欲，
養怨益丘塚，　愚人常汲汲。
雖獄有鈎鍱，　慧人不謂牢，
愚見妻子飾，　染著愛甚牢。
慧說愛為獄，　深固難得出，
是故當斷棄，　不親欲為安。」

長者聞偈驚而問之：「道人何故而說此語也？」道人答曰：「案上雞者是卿先世時父，以慳貪故常生雞中為卿所食。此小兒者，往昔作羅剎，卿作賈客大人乘船入海，每輒流墮羅剎國中，為羅剎所食。如是五百世壽盡，來生為卿作子，以卿餘罪未畢，故來欲相害耳。今是妻者，是卿先世時母，以恩愛深固，故今還與卿作婦。今卿愚癡不識宿命，殺父養怨、以母為妻，五道生死輪轉無際，周旋五道誰能知者？唯有道士見此覩彼，愚者不知，豈不慙羞？」於是長者欻然毛豎如畏怖狀，佛現威神令識宿命，長者見佛即識宿命，尋則懺悔謝佛，便受五戒，佛為說法，即得須陀洹道。
昔佛在舍衛國，祇洹說法。時有年少比丘入城分衛，見一年少女人端正無比，心存色欲迷結不解，遂便成病食飲不下，顏色憔悴委臥

不起。同學道人往問訊之：「何所患苦？」年少比丘具說其意，欲壞道心，從彼愛欲願不如意，愁結為病。同學諫喻不入其耳，便強扶持將至佛所，具以事狀啟白世尊。佛告年少比丘：「汝願易得耳不足愁結也，吾當為汝方便解之。且起食飲。」比丘聞之坦然意喜，氣結便通。於是世尊將此比丘并與大眾，入舍衛城到好女舍，好女已死停屍三日，室家悲號不忍埋藏，身體臭脹不淨流出。佛告比丘：「汝所貪惑好女人者今已如此，萬物無常變在呼吸，愚者觀外不見其惡，纏綿罪網以為快樂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見色心迷惑，　不惟觀無常，
愚以為美善，　安知其非真。
以婬樂自裹，　譬如蠶作繭，
智者能斷棄，　不眄除眾苦。
心念放逸者，　見婬以為淨，
恩愛意盛增，　從是造牢獄。
覺意滅婬者，　常念欲不淨，
從是出邪獄，　能斷老死患。」

於是年少比丘見此女人，死已三日面色膖爛其臭難近，又聞世尊清誨之偈，悵然意悟自知迷謬，為佛作禮叩頭悔過。佛授自歸將還祇洹，沒命精進得羅漢道。所將大眾無央數人，見色欲之穢信無常之證，貪愛望止亦得道迹。
昔佛在舍衛精舍為天人龍鬼說法。時世有大長者，財富無數，有一息男年十二三。父母命終，其兒年小未知生活理家之事，泮散財物數年便盡，久後行乞由不自供。其父有親友長者大富無數，一日見之問其委曲，長者愍念將歸經紀，以女配之，給與奴婢車馬，資財無數，更作屋宅成立門戶。為人懶惰，無有計校不能生活，坐散財盡日更飢困。長者以其女故更與資財，故復如前遂至貧乏。長者數餉，用之無道，念叵成就，欲奪其婦更嫁與人，宗家共議。女竊聞之還語其夫：「我家群強勢能奪卿，以卿不能生活故，卿當云何欲作何計也？」其夫聞婦言慚愧自念：「是吾薄福生失覆蓋，不習家計生活之法，今當失婦乞匄如故。恩愛已行貪欲情著，今當生別情豈可勝？」思惟反覆便興惡念，將婦入房，「今欲與汝共死一處！」即便刺婦還自刺害，夫婦俱死。奴婢驚走往告長者，長者大小驚來看視，見其已然，棺殮遣送如國常法。長者大小憂愁念女不去，須臾聞佛在世教化說法，見者歡喜忘憂除患，將家大小往到佛所，為佛作禮却坐一面。佛問長者：「為所從來？何以不樂憂愁之

色？」長者白言：「居門不德，前嫁一女，值遇愚夫不能生活，欲奪其婦。便殺婦及身，共死如此。遣送適還，過覲世尊。」佛告長者：「貪欲瞋恚世之常病，愚癡無智患害之門，三界五道由此墮淵，展轉生死無央數劫，受苦萬端由尚不悔，豈況愚人能得識此？貪欲之毒滅身滅族，害及眾生何況夫婦？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愚以貪自縛，　不求度彼岸，
貪為財愛故，　害人亦自害。
愛欲意為田，　婬怒癡為種，
故施度世者，　得福無有量。
伴少而貨多，　商人怵惕懼，
嗜欲賊害命，　故慧不貪欲。」

爾時長者聞佛說偈，欣然歡喜忘憂除患，即於座上一切大小及諸聽者，破二十億惡，得須陀洹道。
昔佛在舍衛精舍中，為天龍鬼神、帝王臣民說法。時有遊蕩子二人共為親友，常相追隨一體無異，二人共議欲作沙門，即便相將來至佛所，為佛作禮長跪叉手，白佛言：「願欲作沙門，唯見聽許。」佛便受之，即作沙門。佛令二人共止一房。二人共止，但念世間恩愛榮樂，更共咨嗟情欲形體，說其姿媚專著不捨念不止息，不計無常污露不淨，以此欝佛病生於內。佛以慧眼知其想亂，走意於欲放心不住，以是不度。佛令一人行，便自化作一人入房，問之言：「吾等所思意志不離，可共往觀，視其形體知為何如？但空想念，疲勞無益。」二人相隨至婬女村，佛於村內化作一婬女人，共入其舍而告之曰：「吾等道人受佛禁戒不犯身事，意欲觀女人形容，當顧直如法。」於是化女即解瓔珞香薰衣裳，倮形而立臭處難近，二人觀之具見污露，化沙門即謂一人言：「女人之好，但有脂粉芬薰眾華沐浴塗香，著眾雜色衣裳以覆污露，強薰以香欲以人觀，譬如革囊盛屎有何可貪？」
於是化比丘即說偈言：

「欲我知汝本，　意以思想生，
我不思想汝，　則汝而不有。
心可則為欲，　何必獨五欲？
速可絕五欲，　是乃為勇力。
無欲無所畏，　恬惔無憂患，
欲除使結解，　是為長出淵。」

佛說偈已現其光相，比丘見之慚愧悔過，五體投地為佛作禮，重為說法，欣然得解便得羅漢。一人行還，見伴顏姿欣悅於常，即問其伴獨何如斯？即如事說佛之大慈愍度如此，蒙世尊恩得免眾苦。於是比丘重為說偈言：

「晝夜念嗜欲，　意走不念休，
見女欲污露，　想滅則無憂。」

其伴比丘聞此偈已便自思惟，斷欲滅想，即得法眼。

法句譬喻經利養品第三十三

昔佛將諸弟子至俱曇彌國美音精舍，為諸天人神龍說法。時彼國王名曰優填，有大夫人執行仁愛顯譽清潔，王珍其操每私恭敬。聞佛來化嚴駕共出，往至佛所為佛作禮却坐常位。佛為國王及夫人婇女說無常苦空，人所由生合會別離怨憎會苦，由福生天、由惡入淵。國王夫人歡欣信解，各受五戒為清信士女，禮佛辭退還入宮中。時有婆羅門，名曰吉星，生一好女世間少比，至年十六無能訶者，懸金千兩積九十日，募索智者：「有能訶此女為不端正者，以金與之。」無敢應者。女以長大應當嫁處，念：「當與誰？若有端正如我女者，以女與之。聽聞沙門瞿曇釋迦之種，姿容金色世所希有，當以此女往配與之。」即便將至佛所為佛作禮，白佛言：「我女好潔世間無雙，年大應嫁世無匹偶，瞿曇端正可以為雙，故遠將來以配世尊。」佛告吉星：「卿女端正是卿家好，如我之好是諸佛好，我之所好其道不同，卿自譽女端正姝好。譬如畫瓶中盛屎尿有何奇特？好為所在？著眼耳鼻口，身之大賊，面首端正，身之大患，破家滅族殺親害子，皆由女色。吾為沙門，一身獨立猶尚恐危，況受禍災殘賊之貨也？卿自將去，吾不受之。」於是梵志瞋恚便去，到優填王所讚女姿媚具白王言：「此女應相當為王妃，今以年大故送與王。」王見歡喜即納受之，拜為第二左夫人，即以印綬金銀珍寶賜與吉星拜為輔臣。此女得敘，每協嫉妬妖蠱迷王，數譖大夫人如是非一。王返辱曰：「卿等妖媚言返不遜，彼人操行可貴而返譖之。」此女心忌猶欲害之，數譖不已，王頗惑之，前後心謀伺其齋時，因勸白王：「今日之樂宜請右夫人。」王便普召勅令皆會，大夫人持齋獨不應命，反覆三呼執齋不移，王怒隆盛遣人拽出，縛著殿前欲射殺之。夫人不怖一心歸佛，王自射之箭還向王後，射輒還，數箭亦爾。時王大怖，自解而問之曰：「汝有何術乃致如

此？」夫人對曰：「唯事如來歸命三尊，朝奉佛齋過中不飡，加行八事飾不近身，必是世尊哀顧若茲。」王曰：「善哉！豈可言不？」即出吉星女還其父母，以大夫人正理宮內。王與大夫人後宮太子，嚴駕群臣往到佛所，作禮却坐叉手聽法。王即白佛，具以如事向佛陳之。佛告大王：「妖蠱女人有八十四態，大態有八，慧人所惡。何謂為八？一者嫉妬，二者妄瞋，三者罵詈，四者呪詛，五者鎮厭，六者慳貪，七者好飾，八者含毒，是為八大態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天雨七寶欲猶無厭，
樂少苦多覺之為賢，
雖有天欲慧捨不貪，
樂離恩愛為佛弟子。」

佛告大王：「人行罪福各有本性，所受影報萬倍不同，若行六德持齋福多，諸佛所譽，終生梵天福樂自然。」
佛說是時，王及夫人婇女大臣，一切心解，皆得道迹。

法句譬喻經沙門品第三十四

昔佛在舍衛國精舍之中，為天龍鬼神、國王人民說法。時有一年少比丘，晨旦著衣服拄杖持鉢至大村中分衛。時大道邊有官菜園，外面種黍稷，其田外草中施張發箭，若有蟲獸盜賊來者，觸網箭發中箭則死。有一端正年少女子獨守此園，人欲往者遙喚示道乃得入園，不知道者必為發箭所殺。而此女子獨守悲歌，其聲妖亮，聽者莫不頓車止馬，迴旋蹀躞而欲趣之，盤桓不去皆坐聲響。時此比丘分衛行還，道聞歌聲，側耳聽音五情逸豫，心迷意亂貪著不捨，想是女人必大端正，思想欲見坐起言語，便旋往趣，未到中間意志怳惚，手失錫杖肩失衣鉢殊不自覺。佛以三達見此比丘，小復前行為箭所殺，福應得道，為愚所迷欲蓋所覆，憐愍其愚欲度脫之，自化作白衣往到其邊，以偈呵之曰：

「沙門何行如意不禁，
步步著粘但隨思走，
袈裟被肩為惡不損，
行惡行者斯墮惡道。
截流自持折心却欲，
人不割欲一意猶走，

為之為之必強自制，
捨家而懈意猶復染。
行懈緩者誘意不除，
非淨梵行焉致大寶？
不調難誡如風枯樹，
自作為身曷不精進。」

說此偈已即自復形，相好炳然光照天地，若有見者迷解亂止各得其所。比丘見佛心意燿開如冥[門@視]明，即五體投地為佛作禮，叩頭悔過懺悔謝佛，內解止觀即得羅漢，隨佛還精舍。聽者無數皆得法眼。

法句譬喻經梵志品第三十五

昔私訶牒國中有大山，名私休遮他，山中有梵志五百餘人，各達神通，自相謂曰：「吾等所得正是涅槃。」佛始出世初建法鼓開甘露門，此等梵志聞而不就，宿福應度，佛往就之獨行無侶。到其路口坐一樹下，三昧定意放身光明照一山中，狀如失火山中盡燃。梵志怖懼呪水滅之，盡其神力不能使滅，怪而捨走從路出山，遙見世尊樹下坐禪，譬如日出金山之側，相好炳然如月星中明。怪是何神就而觀之。佛命令坐，問所從來？梵志對曰：「止此山中修道來久，旦欻火起燒山樹木怖而走出。」佛告梵志：「此是福火不傷損人，欲滅卿等癡結之垢。」梵志師徒顧相謂曰：「是何道士也？九十六種未曾有此。」師曰：「曾聞白淨王子名曰悉達，不樂聖位出家求佛。將無是也？」徒等啟師：「可共問佛，梵志所行事為如法不也？」師徒之等共起白佛：「梵志經法名四無礙，天文地理，王者治國領民之法，并九十六種道術所應行法，此經為是涅槃法不？願佛解說開化未聞。」佛告梵志：「善聽思之。吾從宿命無數劫來常行此經，亦得五通移山住流，更歷生死不可計數，既不得涅槃，亦復不聞有得道者。如汝等行，非名梵志。」
於是世尊以偈報曰：

「截流如渡無欲如梵，
知行已盡是謂梵志。
以無二法清淨渡淵，
諸欲結解是謂梵志。
非蔟結髮名為梵志，
誠行法行清白則賢。

飾髮無慧草衣何施？
內不離著外捨何益？
去婬怒癡憍慢諸惡，
如蛇脫皮是謂梵志。
斷絕世事口無麤言，
八道審諦是謂梵志。
已斷恩愛離家無欲，
愛著已盡是謂梵志。
離人聚處不墮天聚，
諸聚不歸是為梵志。
自識宿命本所更來，
生死得盡叡通道玄，
明如能嘿是謂梵志。」

佛說偈已告諸梵志：「汝等所修自謂已達涅槃，如少水魚豈有長樂？合本無者也。」梵志聞經五情內發喜悅，長跪白佛：「願為弟子。」頭髮自墮即作沙門，本行清淨因而得道為阿羅漢，天龍鬼神皆得道迹。

法句譬喻經泥洹品第三十六

昔佛在王舍城靈鷲山中，時與諸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時摩竭國王號名阿闍世，所領五百國各有姓名，近有一國，名曰越祇，不順王命欲往伐之，即召群臣講宣議曰：「越祇國人，富樂熾盛，多出珍寶，不首伏於我。寧可起兵往伐之不？」國有賢公承相名曰雨舍，對曰：「唯然。」王告雨舍：「佛去是不遠，聖哲三達靡事不貫，汝持吾聲往至佛所，如卿意智委悉問之，欲往伐彼寧得勝不？」承相受教，即嚴車馬往至精舍，前到佛所頭面著地為佛作禮。佛命令坐，公即就坐，佛問國承相：「從何所來？」公言：「王使臣來。稽首佛足，問訊起居飡食如常？」佛即問公：「王及國土人民臣下皆自平安不？」公言：「國主及民皆蒙佛恩。」公白佛言：「王與越祇國有嫌，欲往伐之，於佛聖意為可得勝不？」佛告承相：「是越祇國人民奉行七法不可勝之。王可諦思，勿妄舉動。」公即問佛：「何等七法？」佛言：「越祇國人數相聚會，講議正法修福自守，以此為常，是謂為一。越祇國人君臣常和，所任忠良教諫承用不相違戾，是謂為二。越祇國人奉法相率無取無捨，不敢犯過上下循常，是謂為三。越祇國人禮化謹敬，男女有別長幼相承不失儀法，是謂為四。越祇國人孝養父母遜悌師長，受誡教誨以為國則，

是謂為五。越祇國人承天則地，敬畏社稷奉順四時民農不廢，是謂為六。越祇國人尊道敬德，國有沙門得道應真方遠來者，供養衣被床臥醫藥，是謂為七。夫為國主行此七法難可得危，極天下兵共往攻之不能得勝。」佛告承相：「若使越祇國人持一法者尚不可攻，何況盡持如是七法？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利勝不足恃，　雖勝猶復苦，
當自求勝法，　已勝無所生。」

雨舍承相聞佛說偈即得道迹，時會大小皆得須陀洹道。公即從坐起，白佛言：「國事煩多欲還請辭。」佛言：「可，宜知是時。」即從坐起禮佛而去，還至具事白王，即止不攻，持佛嚴教以化國內。越祇國人即來順命，上下相奉國遂興隆。

法句譬喻經生死品第三十七

昔佛在舍衛國祇洹精舍，為天人國王大臣廣說妙法。有一梵志長者居在路側，財富無數，正有一子其年二十，新為娶婦未滿七日，夫婦相敬言語相順，婦語其夫：「欲至後園中看戲，為得爾不？」上春三月夫婦相將至後園中，有一楒樹高大華好，婦欲得華無人與取，夫知婦意欲得楒華，即便上樹正取一華，復欲得一展轉上樹乃至細枝，枝折墮地傷中即死。居家大小奔波跳走往趣兒所，呼天傷哭斷絕復甦，中外宗族來者無數，皆甚悲痛，聞者莫不傷心，見者莫不痛哀，父母妻息怨咎天地謂為不護，棺殮衣被如法遣送，還家啼泣不能自止。於是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之，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。佛語長者：「止息聽法，萬物無常不可久保，生則有死罪福相追，此兒三處為其哭泣，懊惱斷絕亦復難勝。竟為誰兒？何者為親？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命如華菓熟，　常恐會零落，
已生皆有苦，　孰能致不死？
從初樂愛欲，　可婬入胞影，
受形命如電，　晝夜流難止。
是身為死物，　精神無形法，
假令死復生，　罪福不敗亡。
終始非一世，　從愛癡久長，

自作受苦樂，　身死神不喪。」

長者聞偈意解忘憂，長跪白佛：「此兒宿命作何罪豐，盛美之壽而便中夭？唯願解說本所行罪。」佛告長者：「乃往昔時有一小兒，持弓箭入神樹中戲，邊有三人亦在中看。樹上有雀，小兒欲射，三人勸言：『若能中雀者世稱健兒。』小兒意美引弓射之，中雀即死墮地，三人共笑，助之歡喜而各自去。經歷生死無數劫中，所在相遭共會受罪，其三人者，一人有福今在天上，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，一人今日長者身是。此小兒者，前生天上為天作子，命終來下為長者作子，墮樹命絕即生海中，為化生龍王作子，即以生日化生金翅鳥王取而食之。」
「今日三處懊惱涕哭，寧可言也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，此三人者報以涕哭。」
於是世尊即說偈言：

「識神造三界，　善不善五處，
陰行而默至，　所往如響應。
色欲不色有，　一切因宿行，
如種隨本像，　自然報如影。」

佛說偈已，欲使長者意解，即以道力視其宿命，皆見天上、龍中之事。長者意解欣然即起，長跪叉手，白佛言：「願及大小為佛弟子，奉受五戒為優婆塞。」佛即授戒，重為說法無常之義，大小歡欣皆得須陀洹道。

法句譬喻經道利品第三十八

昔有國王治行正法民慕其化，無有太子以為愁憂。佛來入國便出覲尊，聽經歡欣即受五戒，一心奉敬唯願有子，晝夜精進三時不懈。有一給使其年十一常為王使，忠信奉法不失威儀，謙卑忍辱精進一心學誦經偈，知時先起已辦香火，數年之中精進如是不以為勞，卒得重病遂致無常。其神來還為王作子，乳餔長大至年十五立為太子。父王命終襲代為王，憍慢自恣婬泆欲樂，晝夜躭荒不理國事，臣僚廢朝民被其患。佛知其行不會本識，將諸弟子往到其國。王聞佛來，如先王法，大眾奉迎稽首于地却坐王位，佛告王曰：「國土人民群僚百官，悉自如常不？」王曰：「為人年幼未能綏化，皆蒙聖恩國土無他。」佛告王曰：「王今自知本所從來，作何功德得此王位？」王曰：「不審。頑愚不達，不知先世所從來也。」佛告大

王：「本以五事得為國王。何等為五？一者布施得為國王，萬民奉獻宮觀殿堂資財無極。二者興立寺廟供養三尊床榻幃帳以是為王，在於正殿御座理國。三者親身禮敬三尊及諸長德以是為王，一切萬民莫不為之作禮。四者忍辱身三口四及意無惡以是為王，一切見者莫不歡欣。五者學問常求智慧以是為王，決斷國事莫不奉用。行此五事世世為王。」
於是世尊以偈頌曰：

「人知奉其上，　君父師道士，
信戒施聞慧，　終吉所生安。
宿命有福慶，　生世為人尊，
以道安天下，　奉法莫不從。
王為臣民主，　常以慈愛下，
身率以法戒，　示之以休咎。
處安不忘危，　慮明福轉厚，
福德之反報，　不問尊以卑。」

佛告王曰：「王前世時為大王給使，奉佛以信、奉法以淨、奉僧以敬、奉親以孝、奉君以忠，常行一心精進布施，勞身苦體初不懈倦。是福追身，得為王子補王之榮。今者富貴而反懈怠。夫為國王當行五事。何謂為五事？一者領理萬民無有枉濫。二者養育將士隨時廩與。三者念修本業福德無絕。四者當信忠臣正直之諫，無受讒言以傷正直。五者節欲貪樂心不放逸。行此五事，名聞四海福祿自來。捨此五事，眾綱不舉，民困則思亂，士勞則勢不舉；無福，鬼神不助；自用失大理，忠臣不敢諫；心逸國不理臣，[廾/(阿- 可+辛) / 女] 民則怨。若如是者，身失令名，後則無福。」
於是世尊重說偈言：

「夫為世間將，　修正不阿枉，
調心勝諸惡，　如是為法王。
見正能施惠，　仁愛好利人，
既利以平均，　如是眾附親。」

佛說偈已，是時王大歡喜，起住佛前，五體投地懺悔謝佛，即受五戒，佛重說法，得須陀洹道。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為諸天人、國王大臣、四輩弟子說無上大法。時舍衛國南有深山，其中常出野象，象有三色，白、青、黑者。國王欲得好名鬪大象，輒遣人往捕取將來，付調象師，三年之

中便可乘騎亦可令鬪。時有一神象，龍之所生，身白如雪尾赤如丹，兩牙如金色，獵師見此非常好象，還白國王：「有此大象，其形如是，宜大王乘。」王即募捕象師三十餘人，遣令捕此象。人眾往到象所，張羂欲捕象，而此神象知諸人意，即便來前而墮羂中，眾人皆來而欲捕之，象便瞋恚逆蹸跳之，近者即死遠者得走，象逐不置。時山脇有諸年少道人，多力勇健，山中學道大久未得定意，遙見此象追逐殺人，道人憐愍人故，自恃勇健欲往救之。佛已遙見，恐此比丘為神象所殺，佛即到邊放大光明，象見佛光怒止恚解，不復追逐殺人。比丘見佛，迎為作禮。佛為比丘即說偈言：

「勿妄嬈神象，　以招苦痛患，
惡意為自殺，　終不至善方。」

比丘聞偈，即便稽首懺悔謝過，內自篤責深惟為非，即於佛前逮得應真。時捕象人即皆還，穌走者尋還，皆得道迹。
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。時國王瓶沙有一大臣，犯事免退徙著南山中，去國千里外。由來無人不熟五穀，大臣到中，泉水流溢五穀大熟，四方諸國有飢寒者，皆來至此山中，數年之中便有三四千家，來者給與田地令得生活。其中三老諸長宿年共議：「國之無君猶身之無首。」相將至大臣所，舉大臣為國王。大臣答長老曰：「若以我為王者，當如諸國王之法，左右大臣文武將士，上下朝直發女闐宮，租稅穀帛當如民法。」諸國老曰：「唯然奉命一隨王法。」即立為王，處置群臣文武上下，發調人民築城作舍，宮殿樓觀，民被苦毒不復堪諧，皆發想念欲謀圖王。諸姦臣輩將王出獵，去城三四十里，於曠野澤中，牽王欲殺。王問左右：「何緣殺我？」答曰：「民慕豐樂奉王以禮，民困思亂破家圖國。」王告之言：「卿等自為非我本造，枉殺我者神祇知之。聽我發一願，死不有恨。」即願曰：「我本開荒出穀養民，來者皆活，富樂無極，自共舉我立為國王，依案諸國自共作此，今反殺我。我實無惡於此人民，若我死者，願作羅剎，還入故身中，當報此怨。」於是絞殺棄屍而去。三日之後，王神即作羅剎還入故身中，自名阿羅婆，即起入宮絞殺新王，并及後宮婇女左右姦臣，即皆殺之。羅剎瞋恚出宮，盡欲殺人。國中三老草索自縛，來向羅剎自首：「此是姦臣所為，非是細民所可能知，乞匄原恕願還治國。」曰：「我是羅剎，何與人等共從事也？食飲當得人肉，羅剎急性忿不思難。」三老曰：「國是王許，故當如前，食飲所須當相差次。」國老共出，宣令人民皆共探籌，以此為次家出一小兒，生用作食食羅剎王。三四千家正有一戶，為佛弟子，居門精進五戒不犯，隨民探籌，得第一

籌。有一小兒，當先食鬼王。賢者大小懊惱啼哭，遙向崛山，為佛作禮悔過自責，佛以道眼見其辛苦，便自說言：「因是小兒當度無數人。」便獨飛往至羅剎門，現變光相照其宮內。羅剎見光疑是異人，即出見佛，便起毒心欲前噉佛，光刺其目，擔山吐火皆化為塵，至久疲頓然後降化，請佛入坐頭面作禮。佛為說經，一心聽法，即受五戒為優婆塞。里吏催食奪兒將來，室家嗥哭隨道而來，觀者無數為之悲哀。吏抱兒撽食著羅剎前，羅剎即持此小兒擎食至佛前，長跪白佛言：「國人相差次以小兒為食，我今受佛五戒，不復得食此小兒，請以小兒布施佛，為佛作給使。」佛為受之，即說呪願，羅剎歡喜得須陀洹道。佛以小兒著鉢中，撽出宮門，還其父母而告之曰：「快養小兒勿復愁憂。」眾人見佛莫不驚愕，怪是何神？此兒何福而獨救之？羅剎所食奪還父母。於是世尊在於大眾中央而說偈言：

「戒德可恃怙，　福報常隨己，
見法為人長，　終遠三惡道。
戒慎除苦畏，　福德三界尊，
鬼龍邪毒害，　不犯有戒人。」

佛說偈已，無央數人見佛光像，乃知至尊三界無比，便皆歸化為佛弟子，聞偈歡欣皆得道迹。

昔佛在波羅奈國鹿野場上，為天人龍鬼、國王臣民、不可計眾而為說法。時大國王太子將從小國王世子五百餘人，往到佛所為佛作禮，却坐一面而聽法。諸太子等，即白佛言：「佛道清妙玄遠難及，自古以來頗有國王太子大臣長者之子，捨國吏民恩愛榮樂行作沙門者不？」佛告諸太子：「世間國土榮樂恩愛，如幻如化如夢如響，卒來卒去不可常保。又國王太子以三事故不能得道。何謂三事？一者憍恣，不念學問佛經妙義以濟神本。二者貪取，不念布施下貧困厄，群臣將士所有財寶，不與民共以修財本。三者不能遠離色欲愛樂之事、捨棄牢獄憂煩之惱，行作沙門滅眾苦難，以修身本。是以菩薩所生為王，除此三事，自致得佛。又有三事。何謂為三？一者少壯學問，領理國土，率化民庶，使行十善。二者中以財施貧窮孤寡，群臣將士與民同歡。三者每計無常命不久留，宜當出家行作沙門，斷苦因緣，勿更生死。三事不施獨無所得。」

於是世尊而自陳曰：「昔我前世作轉輪聖王，名曰南王皇帝，七寶導從，宮觀浴池，行宮戲園，及群臣太子夫人婇女象馬厨宰，各八萬四千。有子千人，勇猛精銳，一人當千，飛行虛空，周遊四方，自在所為無當前者。其壽八萬四千歲，以法治政，不枉人民。爾時

聖王欻自念言：『人命短促無常難保，但當作福以求道真。念常布施世間人民，所有財物與民共之，已種福德，唯當出家行作沙門，斷絕貪欲乃得滅苦。』王即勅梳頭人：『若見頭髮白，便當啟我。』至久數萬歲，梳頭人啟言：『白髮已生。』勅令拔之舉著案上。王見白髮，涕泣命曰：『第一使者忽然復至，今頭已白，宜當出家行作沙門，求自然道。』擎髮掌中自說偈言：

「『今我上體首，　白生為被盜，
已有天使召，　時正宜出家。』

「即召群臣立太子為王，行作沙門入山修道，畢人之壽，即生第二天上為天帝釋。太子於後領理天下亦如大王，復勅梳頭人：『若見白髮，便當啟我。』至久復啟：『白髮已生。』敕令拔之，擎著掌中而說偈言：

「『今我上體首，　白生為被盜，
已有天使召，　時正宜出家。』

「復召群臣立太子為王，即行作沙門入山修道，畢人之壽，復生天上為天帝釋。前天帝釋，畢天之壽，下生世間，為聖王作太子，此三聖主更為父子，上為天帝，下為聖主，中為太子，各各三十六反，數千萬歲，終而復始，行此三事，自致得佛。爾時父者，今我身是也；太子者，舍利弗是也；王孫者，阿難是也。更相從生展轉為王以化天下，是以特尊三界無比。」佛說是時，國王太子并諸太子，皆大歡喜受佛五戒，為優婆塞得須陀洹道。

法句譬喻經吉祥品第三十九

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為天人龍鬼轉三乘法輪。時山南恒水岸邊有尼揵梵志，先出耆舊博達多知，德向五通明識古今，所養門徒有五百人，教化指授，皆悉通達天文地理星宿人情，無不瞻察，觀略內外，吉凶禍福豐儉出沒，皆包知之。梵志弟子先佛所行應當得道，欻自相將至水岸邊，屏坐論語自共相問：「世間諸國人民所行，以何等事為世吉祥？」徒等不了，往到師所為師作禮，叉手白言：「弟子等學久所學已達，不聞諸國以何為吉祥？」尼揵告曰：「善哉問也！閻浮利地有十六大國，八萬四千小國，諸國各有吉祥，或金或銀，水精琉璃、明月神珠、象馬車輿、玉女珊瑚、珂貝妓樂、鳳凰孔雀，或以日月星辰、寶瓶四華、梵志道士，此是諸國

之所好喜吉祥瑞應，若當見是稱善無量，此是瑞應國之吉祥。」諸弟子曰：「寧可更有殊特吉祥，於身有益、終生天上？」尼揵答曰：「先師以來未有過此，書籍不載。」諸弟子曰：「近聞釋種出家為道，端坐六年降魔得佛，三達無礙，試共往問，所知博採何如大師？」師徒弟子五百餘人，經涉山路往到佛所，為佛作禮坐梵志位，叉手長跪，白佛世尊曰：「諸國吉祥所好如此，不審更有勝是者不？」佛告梵志：「如卿所論世間之事，順則吉祥反則凶禍，不能令人濟神度苦。如我所聞吉祥之法，行者得福永離三界，自致泥洹。」

於是世尊而作頌曰：

「佛尊過諸天，　如來常現義，
有梵志道士，　來問何吉祥？
於是佛愍傷，　為說真有要，
已信樂正法，　是為最吉祥。
亦不從天人，　希望求僥倖，
亦不禱神祠，　是為最吉祥。
友賢擇善居，　常先為福德，
勅身承貞正，　是為最吉祥。
去惡從就善，　避酒知自節，
不婬於女色，　是為最吉祥。
多聞如戒行，　法律精進學，
修己無所爭，　是為最吉祥。
居孝事父母，　治家養妻子，
不為空乏行，　是為最吉祥。
不慢不自大，　知足念反覆，
以時誦習經，　是為最吉祥。
所聞常欲忍，　樂欲見沙門，
每講輒聽受，　是為最吉祥。
持齋修梵行，　常欲見賢明，
依附明智者，　是為最吉祥。
已信有道德，　正意向無疑，
欲脫三惡道，　是為最吉祥。
等心行布施，　奉諸得道者，
亦敬諸天人，　是為最吉祥。
常欲離貪婬，　愚癡瞋恚意，
能習成道見，　是為最吉祥。
若以棄非務，　能勤修道用，

常事於可事，　是為最吉祥。
一切為天下，　建立大慈意，
修人安眾生，　是為最吉祥。
智者居世間，　常習吉祥行，
自致成慧見，　是為最吉祥。」

梵志師徒聞佛說偈，欣然意解，甚大歡喜，前白佛言：「甚妙世尊！世所希有，由來迷惑未及[門@視]明。唯願世尊！矜愍濟度，願身自歸佛法三尊，得作沙門冀在下行。」佛言：「大善！善來比丘！」即成沙門，內思安般逮得應真。聽者無數，皆得法眼。
法句譬喻經卷第四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